



晉世家第九

史記三十九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毋會時

左傳曰邑姜方娠太叔服虔曰邑姜武王后齊太公女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

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

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即堯裔子所封春秋云夏

孔甲時有堯苗裔劉累者以豢龍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氏御龍以豢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之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夏后召孟別封劉累之孫于大夏之墟為侯至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而封大叔更遷唐人子孫于杜謂之杜伯即范丐所云在周為杜唐氏按魯縣汝州魯山縣是今隨州棗陽縣東南一百五十里上唐鄉故城即後子孫徙於唐周公誅滅唐成王

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

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

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

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世本曰居鄂宋忠曰鄂地今在大夏正義曰括地志

云故鄂城在慈州昌寧縣東二里按與絳州夏縣相近禹都安邑故城在縣東北十五里故云在大夏也然封于河汾二水之東方百里正合

在晉州平陽縣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為晉侯正義曰

不合在鄂未詳音先牒反括地志云故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城記云堯築也國

都城記云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晉水傍今并理故唐城唐者即燮父初徙之處也毛詩譜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改曰晉侯晉侯子寧族是為武侯武侯

之子服人是為成侯成侯子福是為厲侯索隱曰系厲本作輻

侯子宜曰是為靖侯靖侯已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

侯五世無其年數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

作亂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正義曰厲王奔彘周召和其百

遷行政號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

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索隱曰系本及獻

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索隱曰鄒誕本作弗穆侯四年

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杜預曰十年

伐于畝有功杜預曰西河界休生少子名曰成師杜預曰意

衆也晉人師服曰賈逵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

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杜預曰意也名自命也

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毋亂乎二十七

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周宣王

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為文侯文

侯十年周幽王無道大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

列為諸侯二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

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索隱曰河東之縣名漢武帝改曰聞喜也曲沃邑大於

翼翼晉君都邑也索隱曰翼本晉都自孝侯已下一號翼侯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成師封曲

沃號為相叔靖侯庶孫欒賓正義曰世本云欒叔賓父也相相叔相叔

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眾皆附焉君子曰晉之

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

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相叔相叔欲入晉晉

人發兵攻相叔相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

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孝侯八年曲沃相叔卒子鱣代

相叔是為曲沃莊伯索隱曰鱣音時戰反又音善又音施孝侯十五年曲沃

莊伯弑其君晉孝侯于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

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郟為君是為鄂侯鄂侯二年魯

隱公初立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聞鄂侯卒乃興兵伐

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

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

稱代莊伯立正義曰稱尺證反是為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弑

其君隱公哀侯八年晉侵陘廷賈逵曰翼南鄙翼名陘廷與曲沃

武公謀九年伐晉于汾旁正義曰汾水之旁虜哀侯晉人乃立

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禮記曰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鄭玄曰晉有

小子侯是取之天子也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

賈逵曰韓萬曲沃相叔之子莊伯弟曲沃益彊晉無如之何晉小子之四年曲

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正義曰馬融云周武王克商封

文王異母弟伐曲沃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晉哀侯弟

緡為晉侯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為鄭君

晉侯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弒其君襄公晉侯二十八年

齊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

獻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

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二十七年矣更號

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

年武公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索隱曰晉有兩穆侯言先以別後曲沃桓

叔孫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

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武

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獻

公詭諸立獻公元年周惠王弟頹攻惠王惠王出奔居

鄭之櫟邑索隱曰櫟鄭邑今河南陽翟是也故鄭之十邑有櫟有華五年伐驪戎得驪姬

韋昭曰西戎之別在驪山也驪姬弟俱愛幸之八年士蔣說公賈逵曰士蔣為晉大夫

曰故晉之群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

城聚都之賈逵曰聚晉邑命曰絳始都絳索隱曰春秋莊二十六年傳士蔣城絳是也杜預曰今平

陽絳邑縣應劭曰絳水出西南也九年晉群公子既亡奔虢號以其故再

伐晉弗克十年晉欲伐虢士蔿曰且待其亂十二年驪

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

在而蒲邊秦屈邊翟韋昭曰蒲今蒲坂屈北屈皆在河東杜預曰蒲今平陽蒲子縣是也不使

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

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

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

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

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

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十六年晉

獻公作二軍左傳曰王使驪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今始為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

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伐滅霍滅魏滅耿服虔曰三國皆姬姓

魏在晉之蒲坂河東也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太山也○索隱曰按永安縣西南汾水西有霍城古霍國有霍水出霍太山地理志河東北縣古魏國地記亦以為然服虔云在蒲阪非也地記又曰皮氏縣汾水南耿城是故耿國也還為太

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太子

不得立矣分之都城服虔曰邑有先君之主曰都而位以卿賈逵曰謂將下軍先

為之極服虔曰言其祿位極盡于此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

吳太伯不亦可乎王肅曰太伯知天命在王季奔吳不反猶有令名太子不

從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賈逵曰卜偃晉掌卜大夫郭偃萬盈數也魏大

名也服虔曰數從一至萬為滿魏喻巍巍高大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服虔曰以魏賞畢萬

是為天開其福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夫以從盈數

其必有衆

杜預曰以魏從萬有衆多之象

初畢萬卜仕於晉國遇屯之比

賈逵曰震下坎上屯坤下坎下比屯初九變之比

辛廖占之曰吉

賈逵曰辛廖晉大夫

屯固比入

吉孰大焉

杜預曰屯險難也所以為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

其後必蕃昌十七年晉

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

賈逵曰東山赤狄別種

里克諫獻公

賈逵曰里克晉

卿里

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

曰厨膳飲食

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

服虔曰有伐太子守則從之

從

曰撫軍

服虔曰助君撫循軍上

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專行謀

也

杜預曰率師者必專謀軍事

誓軍旅

杜預曰宣號令

君與國政之所圖也

賈逵曰國政正

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

杜預曰命將軍所制

稟命則不

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

曰太子統師是失其官

率師不威將安用之

杜預曰專命則不孝是為師必不威也

公曰

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

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軍旅

賈逵曰將下軍

不

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毋懼不得立

服虔曰不脩得立已

脩

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

服虔曰偏聚之

衣偏異色駁不純聚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衣杜預曰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韋昭曰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太子○正義曰上衣去聲下

承如佩之金玦

服虔曰以金為玦也韋昭曰金玦兵要也○正義曰玦音決

里克謝病不

從太子太子遂伐東山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

公之誅晉亂而號常助晉伐我

正義曰言號助晉伐曲沃也

又匿晉亡

公子果為亂弗誅後遺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產之

乘

何休曰屈產北名馬之地乘備駟也

假道於虞虞假道遂伐虢

賈逵曰虞在晉南虢在虞

南取其下陽以歸

服虔曰下陽虢邑也在太陽東北三十里穀梁傳曰下陽虞虢之塞邑

獻公私

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

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

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

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

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

服虔曰齊姜廟所在

歸釐於君太子於是

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

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

索隱曰傳云六日

獻公

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傍止之

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

韋昭曰將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

與犬

犬死與小臣小臣死

韋昭曰小臣官名掌陰事今闕士也

驪姬泣曰太子何忍

也其父而欲弑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且暮之人曾

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

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

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

殊自失於此

索隱曰太子之行如此妾前見君欲廢而恨之今乃自以恨為失也

太子聞之奔新

城

韋昭曰新城曲沃也新為太子城

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

曰為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

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

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

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索隱曰國語云申生乃維

於新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

諸殺太子驪姬恐因諸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

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

獻公使士焉為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正義曰焉為為詭反為于偽反夷

吾以告公公怒士焉為士焉謝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

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服虔曰蒙茸以言亂貌三公言君與二公子相

敵故不知所從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歸保其城二十二年獻

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

者勃鞞韋昭云伯楚寺人勃之字也於文公時為勃鞞也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

宦者追斬其衣袪服虔曰袪袪也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

不可下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

奇諫虞君曰晉不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

姓不宜伐我官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

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為文王卿士其記

勲在王室藏於盟府杜預曰盟府可盟之官也將虢是滅何愛於虞

且虞之親能親於相莊之族乎相莊之族何罪盡滅之

虞之與虢唇之與齒唇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官

之奇以其族去虞其冬晉滅虢虢公醜奔周皇覽曰虢公冢在河內温

縣郭東濟水南大家是也其城南有號公臺

還襲滅虞虜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正義曰南雍州記云百里奚奚宋井伯死人也以媵秦穆姬杜預曰穆姬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

而修虞祀服虔曰虞所祭祀命祀也荀息牽曩所遺虞屈產之乘馬

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公羊傳曰蓋戲之也何休曰以

馬齒戲喻荀息之年也二十二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屈賈逵曰賈華晉右行大夫

屈潰正義曰民逃其上曰潰夷吾將奔翟冀芮曰不可常昭曰冀芮晉大夫重

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

梁梁近於秦秦疆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

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於齧桑左傳作采桑服虔曰翟地

○索隱曰裴氏云左傳作采桑按今平陽曲南七十里河水有采桑澤是晉境服虔云翟地亦頗相近然字作齧桑齧桑衛地恐非也晉

兵解而去當此時晉疆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

至河內索隱曰河內河曲也內音內驪姬弟生悼子索隱曰左傳作卓子音耻角及弟女弟也二

十六年夏齊桓公大會諸侯於葵丘正義曰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里晉

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

務德而務遠略諸侯弗平君第毋會索隱曰第但也毋如晉何

獻公亦病復還歸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為後年

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

何以為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慙為之驗索隱曰謂荀息

受公命而立奚齊雖復身死不肯生時之命是謂死者復生也言生者見荀息不肯君命而死不為之羞慙也於是遂屬奚

齊於荀息荀息為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里克邳鄭

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賈逵曰邲鄭晉大夫三謂公子申生重耳夷吾也謂

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

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

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

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弒悼子于朝列女傳曰鞭殺驪姬于市荀息死之君

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其

荀息之謂乎不負其言初獻公將伐驪戎卜曰齒牙為

禍韋昭曰齒牙謂兆端左右爨拆有似福齒牙中有縱畫以象讒言之為害也及破驪戎獲驪姬愛之

竟以亂晉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

翟正義曰國語云里克及邲鄭使屠岸迎夷吾公子重耳於翟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欲立之重耳

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脩人子之禮侍喪重耳

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

梁夷吾欲往呂省正義曰省音青杜預云姓瑕呂名節生字子金卻芮正義曰却成子即冀芮曰

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疆國之

威以入恐危乃使卻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河西之

地與秦乃遺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

賈逵曰汾水名汾陽晉地也○索隱曰國語云命里克汾陽之田百萬命不鄭以負蔡之田七十萬今此不言亦疎略也秦穆公

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如晉

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為

晉君是為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夷吾

元年使邲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
 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
 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
 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賈逵曰周卿士會齊秦大夫共禮晉
 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謂曰微
 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服虔曰奚齊悼子荀息也為
 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
 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於是邲
 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晉君改葬共太子申生韋昭曰獻
 公時申生葬不知禮故改葬之秋狐突之下國服虔曰晉所滅國以為下邑一曰曲沃有宗廟故謂之國在絳下故

曰下遇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杜預曰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曰

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服虔曰帝天帝請罰有罪將以晉與秦秦將

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毋乃絕乎

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左傳曰七日新城

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杜預曰將因巫以見許之遂不見杜預曰狐突許其言

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

於韓賈逵曰弊敗也韓晉韓原兒乃謠曰恭太子更葬矣索隱曰更改也更葬謂改

葬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邲鄭使秦聞里克誅

乃說秦繆公曰呂省卻稱冀芮實為不從杜預曰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

秦賂也○索隱曰呂省左傳作呂甥若重賂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繆

公許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弊厚言甘此

必邳鄭賣我於秦遂殺邳鄭及里克邳鄭之黨七輿大

夫韋昭曰七輿申生下軍之眾大夫也杜預曰侯伯七命制車七乘邳鄭子豹奔秦言伐晉繆

公弗聽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輿大夫國人不附

二年周使召公過韋昭曰召武公為王卿士禮晉惠公惠公禮倨索隱曰謂

受玉情也事見僖十一年召公譏之四年晉饑乞糴於秦繆公問百里

奚服虔曰秦大夫百里奚曰天菑流行國家代有救菑恤鄰國

之道也與之邳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

何罪卒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謀之

慶鄭後曰慶鄭晉大夫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而秦貸

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而謀之虢射曰服虔曰虢射惠公舅往

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天以秦賜晉晉其

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虢射謀不與秦粟而發兵

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六年春秦繆公將兵伐晉

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韋昭曰深入境曰深猶重奈何鄭曰秦

內君君倍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

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上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不

孫服虔曰孫順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為右服虔曰二子晉大夫也進

兵九月壬戌秦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索隱曰在馮翊夏陽北二十里今之

韓城惠公馬驚不行索隱曰驚音竹二反謂馬重而陷之於泥秦兵至公窘召慶

鄭為御鄭曰不用上敗不亦當乎遂去更今梁繇靡

御正義曰韋昭云梁繇靡大夫也號射為右駱秦繆公服虔曰駱迎也繆公壯士冒

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

上帝晉君姊為繆公夫人衰經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

為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

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杜預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而

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

見社稷卜日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問呂省晉

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懼失君亡親正義曰君惠公也親父母也言懼失君國亂恐

亡父母不憚言立子圉為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讎寧事戎狄正義曰小人

君之後必報秦終不事秦寧事戎狄耳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

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晉惠公餽之七

牢正義曰餽音饋一牛一羊一豕為一牢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鄭修政

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

重耳聞之如齊八年使太子圉質秦正義曰初惠公亡在質音致

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為人臣女

為人妾故名男為圉女為妾服虔曰國人掌養馬臣之賤者不聘曰妾十年秦滅

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賈逵曰溝塹也民力罷正義曰音皮怨其衆數

相驚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十二年晉惠公病內

有數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

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即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
乃謀與其妻俱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

子侍

服虔曰曲禮云世婦以下自稱婢子婢子婦人之卑稱

以固子之心子亡矣我不

從子亦不敢言子圍遂亡歸晉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

子圍立是為懷公子圍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

內之子圍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

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

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

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狐突秦

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郤之黨

正義曰欒

枝郤穀之屬

為內應殺懷公於高粱入重耳重耳立是為文公

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

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

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

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

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

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

索隱曰履鞮即左傳

之勃襲一日寺人披也

重耳踰垣宦者逐斬其衣祛重耳遂奔狄

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

數十人至狄狄伐咎如

賈逵曰赤狄之別隗姓○索隱曰咎如音高鄒誕本作困如又云或作囚

得

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脩正義曰直留反叔劉以少女妻趙衰

生盾索隱曰左傳云伐厲咎如獲其二女以和嵬妻趙衰生盾公子取季嵬生伯儵叔劉則叔嵬長而季嵬少乃不同也居狄

五歲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

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

立之是為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壯

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

為可用興索隱曰興起也非翟可用興起故奔之也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又

矣固願徙之大國天齊相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

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蓋往乎於是遂行重耳

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木來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

年索隱曰犁猶比也○正義曰杜預云言將死入木也不復成嫁也吾冢上柏大矣雖然妾待

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

鹿賈逵曰衛地杜預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平陽元城縣東亦有五鹿飢而從野人乞食野人

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

之至齊齊相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

安之重耳至齊二歲而相公卒會豎刁等為內亂齊孝

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毋去心

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

其主其主乃殺侍者張虔曰懼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口勸重耳趣行重耳曰

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徐廣曰一云人生一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

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為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脇曹大夫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柰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壁其下受其食還其壁去過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

索隱曰以國君之禮禮之也

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

索隱曰以國君之禮禮之也

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眾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為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

索隱曰適音敬

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

子况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王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即不得已

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

賈逵曰司馬法從遊不進三舍

三舍九十里也

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人重耳言不孫

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此

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

索隱曰子玉請殺重耳楚成王不許言人之出言不

可輕易之也

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

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

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

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

服虔曰胥臣曰季也

其國且伐况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

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

詩

韋昭曰詩三五九芄黍苗陰雨膏之

繆公曰知子急欲反國矣趙衰與重耳

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十

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

國大夫欒卻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

反國為內應甚眾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

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

公之故貴臣呂卻之屬

正義曰呂甥卻芮也

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

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

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

臣猶知之况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

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索隱曰視猶見也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

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大實開公子而子犯

以為已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

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韋昭曰廬柳晉地名二月辛丑咎

犯與秦晉大夫盟于郤杜預曰解縣西北有郤城○索隱曰音荀即文王之子所封又音環壬

寅重耳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賈逵曰文公之

祖武公廟也即位為晉君是為文公羣臣皆往懷公圍奔高

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郤芮本不附文

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

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

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祛

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為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

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臣乃鋸之

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母

蒲翟乎且管仲射鉤相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

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郤等告文公文

公欲召呂郤呂郤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責也乃

為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索隱曰杜預云馮翊臨晉縣東有故王城今名武鄉城國人

莫知三月己丑呂郤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

衛徒與戰呂郤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郤等殺之河

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妻者卒為夫人秦送三千人為衛以備晉亂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弃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祀晉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服虔曰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

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察隱曰龍

蛇即五臣狐偃趙衰魏武子司空季子及子推也舊云五臣有先軫顛頡今恐二人非其數

龍已升雲四蛇各

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

聞其入縣上山中

賈逵曰縣上晉地杜預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縣上

於是文公環縣

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

徐廣曰一作國

號曰介山以記吾過

且旌善人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

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

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

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二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索隱曰河

上晉地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

王後秦入之母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

甲辰晉乃發兵至陽樊服虔曰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圍温入

襄王于周四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

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

報施定霸於今在矣杜預曰報宋贈馬之施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

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

王肅曰始復成國之禮半周軍也趙衰舉卻縠將中軍卻臻佐之使狐偃

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衰為卿欒枝將下軍賈逵曰欒枝欒盾之

孫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正義曰犢昌由反又音受往伐冬

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杜預曰河內沁水縣西北有原城

五年春晉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

度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斂孟杜預

曰衛地也衛侯請盟晉晉人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

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牛服虔曰衛地公子買守衛楚救

衛不卒徐廣曰一作勝晉侯圍曹二月丙午晉師入曹數之以

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

母入僖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

救則攻楚為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

於晉患之索隱曰晉若攻楚則傷楚子送其入秦之德又欲釋宋不救乃虧宋公贈馬之惠進退有難是以患之先

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

索隱曰楚初得曹又新婚於衛今晉執曹伯而分曹衛之地與宋則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也於是文公從之而

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

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口

久矣果得反國險阨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

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也服虔曰子玉非

敢求有大功但欲執為買讒慝之口謂子玉過三百乘不能入也杜預曰執猶塞也楚王怒少與之兵於

是子玉使宛春生晉曹達曰宛春楚大夫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

釋宋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韋昭曰君文公

也臣子玉也一謂釋宋圍二謂復曹衛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

子一言而亡之我則毋禮不許楚是弃宋也不如私許

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韋昭曰怒楚謂必戰既戰而後圖之

杜預曰須勝負決乃定計晉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

絕於楚楚得臣怒得臣即子玉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為何

退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

肯四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賈逵曰衛地也○索隱曰

宋公成公王臣齊將國歸父秦將小子憇也已已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

兵去甲午晉師還至衡雍杜預曰衡雍鄭地今滎陽卷縣也作王宮於踐

土服虔曰既敗楚師襄王自往臨踐土賜命晉侯晉侯聞而為之作宮○索隱曰杜預云踐土鄭地然據此文晉師還至衡雍衡雍在河南

也故劉氏云踐土在河南下文踐土在河北今元城縣西有踐土驛義或然也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

請盟晉侯與鄭伯盟五月丁未獻楚俘於周駟介百

乘徒兵千服虔曰駟介駟馬被甲也徒兵步卒也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

賈逵曰王子虎周大夫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賈逵曰大輅金輅彤弓赤旅弓黑也拒

鬯一卣珪瓚賈逵曰拒黑黍鬯香酒也所以降神卣器名虎賁三百人賈逵曰天子卒曰虎賁

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賈逵曰稽首首至地周作晉文侯命王

若曰父義和孔安國曰同姓故稱曰父馬融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索隱曰尚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侯

侯仇之語今此乃是襄王命文公重耳之事代數懸隔勳策全乖太史公雖復彌縫左氏而系家頗亦時有疎謬裴氏集解亦引孔馬之註而

都不言時代垂角何習迷而同辭也然計平王至襄王為七代仇至重耳為一代而十三侯又平王元年至魯僖二十八年當襄二十一年為

一百三十餘歲矣學者頗合討論之辭不顯文武能慎明德孔安國曰伯莊以為蓋天子命晉同此一辭尤非

國曰文武皆能昭登于上布聞在下馬融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維時止

帝集厥命于文武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孔安國曰當憂念我

身則我一人於是晉文公稱伯於天子虎盟諸侯於王

庭服虔曰王庭踐土也○索隱曰服氏知王庭是踐土者據二十八

年五月公會晉侯盟于踐土又此上文四月甲午作王宮于踐土

王庭即晉禁於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

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

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

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

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
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壬
午晉侯度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
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
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柰
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冬晉侯會諸
侯於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
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讀史
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丁
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合諸侯而國

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

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於是晉始作三

行服虔曰辟天子六軍故謂之三行荀林父將中行先穀將右行索隱曰左

右行與先蔑將左行杜預曰三行無佐疑大夫帥也○索隱曰按此又異左傳荀林父並是卿而云大夫帥者非也不

置佐者當避天子也或七年晉文公秦繆公共圍鄭以其無

禮於文公亡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圍鄭欲得叔瞻

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君而甘心

焉鄭恐乃間令使謂秦繆公曰索隱曰使謂亡鄭厚晉於

晉得矣而秦未為利君何不解鄭得為東道交索隱曰交猶好也諸

本及左氏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九年冬晉文公卒子襄

皆作主

公歡其是歲鄭伯亦卒鄭人或賣其國於秦正義曰左傳云秦晉伐鄭之

武說秦師罷令杞子逢孫楊孫三大夫戍鄭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秦繆公

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兵過我郊襄公元年春秦師過周

無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

十二牛勞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伯

不用蹇叔反其衆心此可擊欒枝曰未報先君施於秦

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

之襄公墨衰經賈逵曰墨變凶杜預曰以凶服從戎故墨之四月敗秦師于殽虜

秦三將孟明視西乞秫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文公

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

聞之謂襄公曰患主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

中頓首謝卒不反後二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殽之敗

取晉汪以歸索隱曰左氏傳文公二年秦孟明視伐晉報殽之役無取晉汪之事又其年冬晉先且居等伐秦取汪彭衙而

還則汪是秦邑止可晉伐秦取之豈得秦伐晉而取汪也或者晉先取之秦今伐晉而取汪是汪從晉來故云取晉汪而歸也彭衙在郟陽北

汪不知所在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正義曰括地志云王官故

城在同州澄城縣西北六十里左傳文三年秦伐晉取王官即此先言渡河史文顛倒耳封殽尸而去晉恐不

敢出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城服虔曰秦邑新所作城也報王官役也

六年趙衰成子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賈逵曰欒貞子欒枝

也霍伯先居也趙盾代趙衰執政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

臯少晉人以難故服虔曰晉國數有患難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

也霍伯先居也

也霍伯先居也

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

固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

樂辰嬴嬖於二君服虔曰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

曰辰嬴賤班在九人下服虔曰班次也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君

嬖淫也為先君子正義曰樂文公子也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

毋淫子僻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會如秦

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

其殺陽處父左傳曰此時賈他為太師陽處父為太傅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

奔翟是歲秦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

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

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

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服虔曰此太子出朝則抱以適趙盾

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

不材吾怨子王肅曰怨其教導不至也今君卒言猶在耳而弃之若何

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

夷臯是為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為將往

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會亡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

皆會趙盾盟於扈杜預曰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以靈公初立故也四年

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殺六年秦康公伐晉取羈馬

晉侯怒使趙盾趙穿卻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最有功

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為晉亂乃詳令魏壽餘及

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八年周頃王崩

公卿爭權故不赴索隱曰春秋魯文十二年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是也晉使趙

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索隱曰左傳文十四年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

留于邾不克乃還而周公閱與王孫蘇訟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則以車八百乘自是宣子納邾捷留不關王室之事但文相連耳恐此

誤是年楚莊王初即位十二年齊人弒其君懿公十四年

靈公壯侈厚歛以彫墻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

肺熊蹯不熟服虔曰蹯熊掌其肉難熟靈公怒殺宰夫使婦

人持其屍出弃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

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麇刺趙

盾賈逵曰鉏麇晉力士正義曰鉏音鋤麇音迷盾闔門閉居處節鉏麇退歎曰

殺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初盾常田首山徐廣曰蒲坂縣有雷首山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眯明也索隱曰鄒誕生音示眯為祁彌即左傳之提彌

明也提音市移反劉氏亦音祁為時移反則祁提二字同音也而凡史記作示者示即周禮古本地神曰祇皆作示字鄒為祁者蓋由祁提音相近字遂變為祁也眯音米移反以眯為彌亦音相近耳又據左氏宣公二年桑下餓人是靈輒也其示眯明是嗾獒者也眯明闔而死今合

二人為一人殆非也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未知母之

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為晉宰夫趙盾

弗復知也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

眯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

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母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

萬曆二十四年刊

晉世家九 三五

縱鬻狗名敖何休曰犬四尺曰敖明為盾搏殺狗盾曰弃人用狗雖

猛何為然不知明之為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

盾示昧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

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明亦因亡去盾遂奔

未出晉境乙丑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虞

曰園名也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為

弑易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

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不出境

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

法不隱宣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出疆乃免杜預曰越境則

君臣之義絕可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

是以不討賊也

是為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

宮成公元年賜趙氏為公族伐鄭鄭倍晉故也三年鄭

伯初立附晉而奔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六年伐秦虜

秦將赤七年成公與楚莊王爭疆會諸侯于扈陳畏楚

不會晉使中行栢子伐陳索隱曰栢子荀林父也因救鄭與楚戰敗

楚師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

徵舒弑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三年楚莊

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

朔將下軍卻克欒書先穀韓厥鞏鞏朔佐之六月至河聞

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林父欲還先穀曰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度河楚已服鄭欲飲馬于河為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敗走河爭度船中人指甚眾楚虜我將皆歸而林父曰臣為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四年先穀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穀穀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為助楚故也是時楚莊王彊以挫晉兵河上也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

晉欲救之伯宗謀曰

賈逵曰伯宗晉大夫

楚天方開之不可當乃使

解揚給為救宋

服虔曰解揚晉大夫

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

令宋急下解揚給許之卒至晉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

歸解揚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卻克於齊齊頃

公毋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卻克僂而晉使蹇衛

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卻克怒歸至河上曰不

報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

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卻克克執

政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使太子彊為質於晉晉兵

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

索隱曰劉氏云隆即龍也魯北有隆山又此年當魯成二年經書齊侯伐

我北鄙傳曰圍龍又鄒誕及別本作侑字侑當作鄒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即侑也字變耳地理志云在東宛縣東

魯告急衛衛與魯皆自因卻克告急於晉乃使卻克樂書

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鞏

地名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

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卻克曰

必得蕭桐姪子為質索隱曰傳作叔子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

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

與平而去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為邢

大夫賈逵曰邢晉邑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為王

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軍賈逵曰初作六軍僭王也韓厥鞏朔趙穿荀

驪趙括趙旃皆為卿索隱曰驪音佳謚文子也智罃自楚歸十二年魯

成公朝晉晉弗敬魯怒去倍晉晉伐鄭取汜十四年梁

山崩公羊傳曰梁山河上山杜預曰在馮翊夏陽縣北也問伯宗伯宗以為不足怪也

徐廣曰年表云伯宗隱其人用其言十六年楚將子反怨巫臣滅其族巫臣

怒遺子反書曰必令子罷於奔命乃請使吳令其子

為吳行人教吳乘車用兵吳晉始通約伐楚十七年誅

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柰

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為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

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為君是為厲公後月餘景

公卒厲公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而盟

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賈逵曰呂相晉大夫因

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虜其將成差五年三郤

讒伯宗殺之賈逵曰三郤郤錡郤犇郤至伯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

以是不附厲公六年春鄭倍晉與楚盟晉怒欒書曰

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

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彊

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

於鄢陵徐廣曰一作焉服虔曰鄢陵鄭之東南地也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

惠之共王召子反其侍者豎陽穀進酒子反醉不能見

王怒讓子反子反死王遂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

以令天下求霸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群大夫而立

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欒書又怨

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左傳曰欒書欲待楚師退而擊之郤至云楚有六間不可失也乃

使人間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

亂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欒書

欒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微考之果使郤至

於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郤至郤至不知見賣也厲公

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飲郤至

殺豕奉進宦者奪之索隱曰宦者孟張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

季子欺予杜預曰公反以爲郤至奪豕也將誅三郤未發也郤錡欲攻公

曰我雖死公亦病矣郤至曰信不及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二郤胥童因以劫樂書中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二卿寡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杜預曰人謂書偃公弗聽謝樂書等以誅郤氏罪大夫復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為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驪氏賈逵曰匠驪氏晉外嬖大夫在翼者樂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徐廣曰一作糾于周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樂書中行偃弒厲公葬之左傳曰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一乘車杜預曰言不以君禮

葬也諸侯葬車七乘

厲公囚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瑩迎公子周來

至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為悼公辛巳朝武宮二

月乙酉即位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

立號為栢叔栢叔最愛栢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

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皆不得立而避難於周客

死焉寡人自以踈遠母幾為君

索隱曰幾音與謂望也

今大夫不忘

文襄之意而惠立栢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

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逐不臣者七

人脩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伐鄭鄭師敗

遂至陳三年晉會諸侯悼公問群臣可用者祁僕舉

解狐解狐俟之仇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侯可謂

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揚

于亂行賈逵曰行陳也魏絳戮其僕賈逵曰僕御也悼公怒或諫公公卒

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

絳九合諸侯服虔曰九合一謂會于戚二會城棣救陳三會于鄆四會于邢五同盟于戲六會于相七成鄭虎牢八同盟

于亳城北九會于蕭魚和我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冬秦

取我櫟索隱曰齊歷釋例云在河北地關十四年晉使六卿率諸侯伐秦度

涇大敗秦軍至棫林而去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

師曠曰唯仁義為本冬悼公卒子平公彪立平公元年

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徐廣曰靡一作歷○索隱曰齊師敗劉氏靡音眉綺反即靡笄也

走晏嬰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菑

盡燒屠其郭中東至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

六年魯襄公朝晉晉欒逞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

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

襲入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

敗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

也左傳逞作盈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

朝歌去以報臨菑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晉

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

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

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

其可久乎晏子然之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

子昭公夷立昭公六年卒六卿彊公室卑索隱曰韓趙魏范中行及智氏

為六卿後韓趙魏為三卿而分晉政故曰三晉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崩

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季氏逐

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十一年衛宋使使請納魯君

季平子私賂范獻子獻子受之乃謂晉君曰季氏無

罪不果入魯君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傒孫叔嚮子相

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

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十四

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定公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

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十五年趙鞅使邴鄆大

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索隱曰寅荀偃之孫射音亦

范獻子士鞅之子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櫟韓不信

魏侈與范中行為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

擊之敗范中行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為趙鞅謝晉

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

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卒長

吳三十一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而立簡公弟驁為平

公三十二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鑿立出

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出公

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索隱曰時趙魏韓共滅范氏及中行氏而分其地猶有智氏與三晉故云四卿

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

曾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

號為戴子徐廣曰世本作相子雍注云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早死故

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為君當是時晉國

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

地最疆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栢子共殺知伯盡

并其地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反

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十五年魏文

侯初立索隱曰按紀年魏文侯初立在敬王十八年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

邑中盜殺幽公索隱曰紀年云夫人秦嬴賊公於高寢之上魏文侯以兵誅晉

亂立幽公子止是為烈公索隱曰系本幽公生烈成公止又年表云魏誅幽公立其弟止也烈

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為諸侯二十七年

烈公卒子孝公頎立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不

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索隱曰紀年云相公二十一年趙成侯韓共侯遷相公於屯留已後更無晉事

子靜公俱酒立索隱曰系本云靜公俱也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三

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索隱曰紀年云

魏武侯以相公十九年卒韓哀侯趙敬侯並以相公十五年卒又趙系家列侯十六年與韓分晉封晉君端氏其後十年肅侯徙晉於屯留不萬曆二十四年刊

也司靜公遷為家人晉絕不祀

其多十平而天也晉人由留不封並以所公十五平卒又越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况驕主乎靈公既弑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索隱述贊曰

天命叔虞

卒封於唐

桐圭既削

河汾是荒

文侯雖嗣

曲沃日彊

未知本末

祚傾栢莊

獻公昏惑

太子雍殃

重耳致霸

朝周河陽

靈既喪德

厲亦無防

四卿侵侮

晉祚遽亡

晉世家第九

史記三十九

楚世家第十

史記四十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

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

徐廣曰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

譙周曰老童即卷章○索隱曰重氏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為木正黎為火正據左氏少昊氏之子曰重顓頊氏之子曰黎今以重黎為一人乃是顓頊之子孫者劉氏云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故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愚謂此解為當也

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

索隱曰此重黎為火正彼少昊氏之後重自為木正知此

重黎即彼之黎也

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

虞翻曰祝大融明也韋昭曰祝始也

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

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

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圻剖而產焉

于寶

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譙允南通才達學精核數理者也作古史考以爲作者妄記廢而不論余亦尤其生之異也然案六子之世子孫有國升降六代數千年間迭至霸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傳脩已背坼而生禹簡狄冒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兒從右胛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斯蓋近事之信也以今况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妥也天地云爲陰陽變化安可守之一端槩以常理乎詩云不圻不副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古之婦人嘗有坼剖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害者故美其無害也○索隱曰系本云陸終娶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嬪其長一曰昆吾虞翻曰昆吾名樊爲已姓封昆吾世本曰昆吾者衛是也○索隱曰系本云其一曰樊是爲昆吾宋忠曰昆吾國名已姓所出左傳曰衛侯夢見被髮登昆吾之觀今濮陽城中有昆吾臺是○正義曰括地志云濮陽縣故昆吾國也二曰參胡昆吾故城在縣西三十里臺在縣西百步即昆吾墟也三曰參胡世本曰參胡者韓是也○索隱曰系本云二曰參胡是爲參胡宋忠曰參胡國名斯姓無後三曰彭祖虞翻曰名彭祖爲彭姓封於大彭世本曰彭祖者彭城是也○索隱曰系本云三曰錢鏗是爲彭祖虞翻所云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彭城古彭祖國也外傳云殷未滅彭祖國也虞翻云名彭神仙傳云彭祖諱鏗帝顓頊之玄孫四曰至殷末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遂往流沙之西非壽終也

會人

世本曰會人者鄭是也○索隱曰系本云四曰求言是爲鄭人未忠曰求言名也姬姓所出鄭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鄭

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二十二里毛詩譜云昔高辛氏之土祝融之墟歷唐至周重黎之後妘姓處其地是爲鄭國爲鄭武公所滅也五

曰曹姓

世本曰曹姓者邾是也○索隱曰系本云其五曰安是爲曹姓宋忠云安名也曹姓者諸曹所出也○正義曰括地志云

故邾國在黃州黃岡縣東南百二十一里史記云邾子曹姓也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索隱曰系本云六曰季連是爲芊姓季連者楚是也宋忠曰季連名也芊姓諸楚所出楚之先芊音彌是反芊羊聲也

昆吾氏夏之時嘗爲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爲

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季連生附沮孫檢曰附沮一作祖

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

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鸞熊鸞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

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

順治十五年刊

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

姓芊氏居丹陽

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正義曰穎客云傳例云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括地志云歸州巴東縣東南四里歸故城楚子熊繹之始國也又熊繹墓在歸州種歸縣輿地志云種歸縣東有丹陽城周迴八里熊繹始封也 楚子

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

俱事成王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黜

索隱曰一作黜音土感反鮠音與但與宜

同字亦熊黜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揚為後熊揚生熊渠

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

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

杜預曰庸今上庸縣○正義曰括地

志云房州竹山縣本漢上庸縣古揚粵

索隱曰有本作揚粵音吁地之庸國昔周武王伐紂庸蠻在焉 揚粵

至于鄂

正義曰五各反劉伯莊云地名在楚之西後徙楚今東鄂州是括地志云鄧州向城縣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

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為

句亶王

張瑩曰今江陵也○索隱曰系本康作庸亶作袒地

中子

紅為鄂王

九州記曰鄂今武昌○索隱曰有本作藪紅音贊紅從下文熊贊紅讀古史考及鄒氏劉氏等無音藪紅恐非

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武昌縣鄂王

少子執疵為越章王

索隱曰

舊都今鄂王神即熊渠子之神也

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

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為熊母康

徐廣曰即

母康早死

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

曰如此史意即上鄂王紅也譙周以為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此云摯紅卒其弟弒而自立曰熊延欲會此代系則摯亦母康之弟熊渠者既卒母康又早卒其摯紅立而被延弒古史考言摯有疾而此言弒也○正義曰譙周言摯有疾此言弒未詳宋均註案

別居於夔為楚附庸後王命曰夔子也 熊延生熊當乃熊勇

熊延生熊當乃熊勇

別居於夔為楚附庸後王命曰夔子也

熊延生熊當乃熊勇

年而周人作亂攻厲王厲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

熊嚴為後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

次子叔堪索隱曰堪一作湛少子季徇索隱曰徇音旬俊反熊嚴卒長子伯

霜代立是為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

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杜預曰建寧郡南有濮夷○正義曰按建寧音郡在

蜀南與蠻相近劉伯莊云濮在楚西南孔安國云庸濮在漢之南按成公元年楚地千里孔說是也而少弟季徇立

是為熊徇熊徇十六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二十二年熊

徇卒子熊罈立索隱曰罈音鄂亦作罷熊罈九年卒子熊儀立是

為若敖若敖二十年周幽王為犬戎所弒周東徙而

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為

霄敖索隱曰坎音若感反一作菌又作欽霄敖六年卒子熊駒立徐廣曰駒音舜○索隱曰

按玉篇駒在口部顧氏云楚之先即蚡冒也劉音舜其近代本字有從目者故劉氏有舜音非也是為蚡冒索隱曰古

本蚡作粉音憤冒音亡北反或亡報反蚡冒十三年晉始亂以曲沃之故蚡冒

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弒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

王武王十七年晉之曲沃莊伯弒主國晉孝侯十九年鄭

伯弟段作亂二十一年鄭侵天子之田二十三年衛弒

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魯弒其君隱公三十一年宋太宰

華督弒其君殤公三十五年楚伐隨賈逵曰隨姬姓杜預曰隨國在義陽隨縣○正義曰

括地志云隨州外城古隨國地武王卒師中而兵罷世本云楚武王墓在豫州新息括地志云上蔡縣東北五十里隨曰我無

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敵

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

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

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

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

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隨

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武王卒師中而

兵罷皇覽曰楚武王冢在汝南郡鄆陽縣葛陵鄉城東北民謂之楚

王本漢永平中葛陵城北祝里社下於土中得銅鼎而名曰楚

武王由是知楚武王之冢民傳言秦項赤眉之時欲發之輒頽壞填壓

不得發也○正義曰有本注葛陵鄉作葛陵鄉者誤也地理志云新蔡

縣西北六十里有葛陵鄉即費長子女王熊賢立始都郢正義

房投竹成龍之陂因為鄉名也曰括正義

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荊州江陵縣北五十里杜預云國都於郢今南郡

江陵縣北紀南城是括地志云又至平王更城郢在江陵縣東北六里

故郢城是也文王二十二年伐申過鄧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

陽縣北三十里晉太康地志云周宣

王舅所封故鄧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二十里春秋鄧人曰楚王易

之鄧國莊十六年楚文王滅之服虔云鄧曼姓也取鄧侯不許也六年伐蔡

正義曰豫州上蔡縣在州北七十虜

里古蔡國也縣外城蔡國城也蔡哀侯以歸已而釋之楚彊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

畏之十一年齊相公始霸楚亦始大十二年伐鄧滅之

十三年卒子熊羆立史記音隱云是為杜敖索隱曰杜作

羆古艱字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索隱曰惲音紆粉反惲奔隨與

隨襲弒杜敖代立是為成王成王惲元年初即位布德

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

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相公

以兵侵楚至陘山

正義曰杜預云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山也

即此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與桓公盟桓公數

以周之賦不入王室楚許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北

伐許

地理志曰潁川許昌縣故許國也

許君肉袒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

黃

索隱曰汝南弋陽縣故黃國○正義曰括地志云黃國故城漢弋陽縣也秦時黃都嬴姓在光州定城縣四十里也

二十

六年滅英

徐廣曰年表及他本皆作英一本作黃○正義云英國在淮南蓋蓼國也不知改名時也

三十三

年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

往襲辱之遂行至孟

音于宋地也

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三

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敗之泓射傷宋

襄公襄公遂病創死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楚成王

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於秦二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

以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穀

杜預曰濟北穀城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在濟州

東阿縣東二十六里

置齊桓公之子雍焉齊桓公七子皆奔楚楚盡以

為上大夫滅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

服虔曰夔楚熊渠之孫熊摯之後夔

在巫山之陽秭歸鄉是也○索隱曰譙周作滅歸歸即夔之地名歸縣之鄉也

夏伐宋宋告急於晉晉

救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玉請戰成王曰重耳亡居外

父卒得反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固請乃與之少師

而去晉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誅子玉四十六年初

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

也

杜預曰齒年也言尚少

而又多內寵紂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

少者賈逵曰舉立也且商臣逢蠅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王

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賈逵曰職商臣庶弟也而紂太子商臣商

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實崇曰饗王

之寵姬姬當作妹江芊而勿敬也商臣從之江芊正義曰芊亡爾反怒

曰宜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

曰能事之乎服虔曰若立職于能事之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

大事乎服虔曰謂弒君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

王請食熊蹯而死杜預曰能掌難熟羹又將有外救之也不聽丁未成王自

絞殺商臣代立是為穆王穆王立以其太子宮子潘崇

便為太師掌國事穆王三年滅江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四年滅

六蓼六蓼皐陶之後杜預曰六國今廬江六縣蓼國今安豐蓼縣八年代陳十二

年卒子莊王侶立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

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

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隱謂隱藏其意曰有

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

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

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

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

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是歲滅

庸正義曰房州竹邑縣今是也六年代宋獲五百乘八年代陸渾戎服虔曰陸

渾戎在洛西南○正義
曰尹姓之戎徙居陸渾遂至洛觀兵於周郊服虔曰觀兵周陳兵示周也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服虔曰以郊勞禮迎之也楚王問鼎大小輕重

杜預曰示欲逼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

折鉤之喙正義曰喙許衛反凡戟有鉤喙鉤口之尖也言楚國戰之鉤口尖有折者足以為鼎言鼎易得也足以

為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

遠方皆至貢金九牧服虔曰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賈逵曰象所圖物著之於鼎

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杜預曰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也桀有亂

德鼎遷於殷載祀六百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曰祀王肅曰載祀者猶言年也殷紂暴

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杜預曰不可遷其姦回昏亂

雖大必輕杜預曰言可移昔成王定鼎于郊廓杜預曰郊廓今河南也河南縣西有郊廓

陌武王遷之成王定之○索隱曰按周書郊廓北山名音卑廓謂田厚廓故以名焉十世三十七年七百天

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

乃歸九年相若敖氏左傳曰子越椒人或讒之王恐誅反攻王

擊滅若敖氏之族十二年威舒杜預曰廬江六縣東有舒城也十六年伐陳

殺夏徵舒徵舒弑其君故誅之也已破陳即縣之群臣

皆賀申叔時使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

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

以陳之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

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陳國後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

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賈逵曰鄭城門何休曰郭門也鄭伯肉袒牽羊以逆

賈逵曰肉袒牽羊示服為臣隸也

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

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

侯亦唯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栢武

杜預曰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武公栢

公始封之賢君也

不絕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

敢布腹心楚群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

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

十里而舍遂許之平

杜預曰退一舍而禮鄭

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潘

楚大夫子良鄭伯弟

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

雍而歸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

索隱曰左傳宣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

道于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九月圍宋是也

圍

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

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二十二年莊王卒子共

王審立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兵

戰鄆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

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二十

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五年卒子貞立

索隱曰貞

音雲左傳作麇

是為郊敖康王寵弟公子圍

徐廣曰史記多作回

子比子哲

棄疾郊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為令尹主兵

事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巳酉圍入問王

疾絞而弑之

荀卿曰以冠纓絞之左傳曰葬王於郊謂之郊敖

遂殺其子莫及乎

夏使使赴於鄭伍舉問曰誰為後服虔曰問來赴者對曰寡大夫

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杜預曰伍舉更赴辭使從禮告終稱嗣不以篡弒赴諸侯

子比奔晉而圍立是為靈王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

晉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于申伍舉曰昔夏啓有鈞

臺之饗杜預曰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坡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

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賈逵曰岐山之陽康王有豐宮之朝服虔曰豐宮成王廟所在也杜預曰豐在始平鄂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王有塗山之會齊桓

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曰用桓

公杜預曰用會召陵之禮也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魯衛不往靈王

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賈逵曰仍緡國名也

紂為黎山之會東夷叛之服虔曰黎東夷國名也子姓幽王為太室之

盟戎翟叛之杜預曰太室中嶽也君其慎終七月楚以諸侯兵伐

吳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封徇曰無效

齊慶封弒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杜預曰齊崔杼弒其君慶封其黨故

以弒君罪責之也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員

而代之立於是靈王使棄疾殺之七年就章華臺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

下令內亡人實之八年使公子棄疾將兵滅陳

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棄疾定蔡因為陳蔡公十一

年伐徐以恐吳左傳曰使蕩侯等圍徐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

齊晉魯衛其封皆受寶器我獨不令吾使使周求鼎

以為分其予我乎服虔曰有功德受分器析父對曰其予君王哉賈

曰析父楚大夫○索隱曰據左氏此是右尹子革之詞史蓋誤也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草

露藍萋徐廣曰萋一作暴駟案服虔曰萋露紫車素大輅也藍萋言衣敝壞其萋藍藍然也以處草莽跋

涉山林服虔曰草行曰跋水行曰涉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服

王毋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四國服事

君王將唯命是從豈敢愛鼎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

吾舊許是宅服虔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也昆吾曾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其田不我予今我求之其予我乎對曰

周不愛鼎鄭安敢愛田靈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

今吾大城陳蔡不羹肅昭曰三國楚別都也潁川定陵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正義曰括地志云不賦皆下乘諸侯畏我乎對曰

畏哉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重焉正義曰左傳昭十二年析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

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杜預云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也按此對王言是子革之辭太史公云析父誤也析父時為王僕見子革對故歎

十二年春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

靈王會兵於申僂越大夫常壽過索隱曰僂厚也殺蔡大夫

觀起索隱曰觀音官觀姓起名起子從亡在吳索隱曰從音才松反乃勸吳王伐

楚為間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為吳間使矯公子棄

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至蔡與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

比見棄疾與盟於鄧杜預曰潁川邵陵縣西有鄧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鄧城在豫州鄆城縣東三十

里地理志云此乃西不羹者也

賦皆下乘諸侯畏我乎對曰

畏哉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重焉

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杜預云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也按此對王言是子革之辭太史公云析父誤也析父時為王僕見子革對故歎

十二年春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王會兵於申僂越大夫常壽過殺蔡大夫觀起起子從亡在吳乃勸吳王伐楚為間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為吳間使矯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至蔡與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棄疾與盟於鄧

五里按在古名陵
遂入殺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為王公子

子皙為令尹棄疾為司馬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

谿令楚眾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

眾皆潰去靈王而歸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

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待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

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左傳曰右尹子革請待於郊以聽國

人服虔曰聽國人欲為誰王曰眾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

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

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欲入鄢服虔曰鄢楚別都也杜預曰襄

陽宜城縣正義曰音偃括地志云故鄢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三里在襄州北五里南去荆州二百五十里按王自夏口從漢水上入鄢也左

傳云王浚夏將欲入鄢是也括地志云鄢水源出襄

州義青縣西界託仗山水經云蠻水即鄢水是也右尹度王不用

其計懼俱死亦去王亡靈王於是獨傍偩山中野人莫

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銷人韋昭曰今之中消謂曰為我求食我已不

食三日矣銷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饗王從王者罪及三

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銷人又以土自代

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飢不能起芊尹申無宇之子申亥

曰吾父再犯王命服虔曰斷王旌執人於章華之宮王弗誅恩孰大焉乃

求王遇王飢於釐澤奉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

亥家正義曰左傳云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芊尹申亥是也申亥以二女從死并葬之

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為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

萬曆二十四年刊

死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
 余不忍從曰人將忍王王不聽乃去棄疾歸國人每夜
 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
 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
 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杜預曰司馬謂棄疾君蚤自
 圖無取辱焉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皙遂自
 殺丙辰棄疾即位為王改名熊居是為平王平王以詐
 弑兩主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
 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脩政教
 吳以楚亂故獲五率以歸服虔曰五率蕩侯潘子司馬督歸尹午陵尹喜平王謂觀

從恣爾所欲欲為尹王許之賈逵曰尹王師大夫官初共王有寵

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

與巴姬賈逵曰共王妾埋璧於室內正義曰左傳云埋璧於大室之庭杜預云六室祖廟也召五

子齋而入康王跨之服虔曰兩足各跨璧一邊杜預曰過其上靈王肘加之子

比子皙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壓紐故康王以

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為靈王及身而弑子比為王十餘

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棄疾後立

為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初子比自晉歸韓宣子問

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

賈焉服虔曰謂國人共惡靈王者如市賈之人求利也何為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

與同惡

服虔曰言無黨於內當與誰共同好惡

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

曰寵須賢人而固

有人無主二也

杜預曰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

有主無謀三也

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

杜預曰四者既備當以德成之

子比

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人矣

杜預曰

楚之士從子比游皆非達人

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

杜預曰無親族在楚

無釁而動

可謂無謀矣

服虔曰言靈王尚在而妄動取國故謂無謀

為羈終世可謂無民

矣

杜預曰終身羈客在於晉是無民

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矣

杜預曰楚人無愛念者

王

虐而不忌

杜預曰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

子比涉五難以弑君誰能濟

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

正義曰方城山在許

州葉縣西十八里也

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

服虔曰不以私欲違民心

民

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

常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

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

亦是乎

服虔曰皆庶子而出奔

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

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有莒衛以為外主

賈逵曰齊

相出奔莒自莒先入衛人助之

有高國以為內主

服虔曰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

從善如流

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

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

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

賈逵曰子餘趙衰

有魏燮賈佗以為股

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

賈逵曰齊以女妻之宋贈之馬楚享以九獻秦送肉之

有

樂卻狐先以為內主

賈逵曰四姓晉大夫○正義曰杜預云謂樂枝卻穀狐突先軫也

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

正義曰以惠懷棄民故民

相從而歸心於文公

故文公有國不亦宜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於

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迎何以有國子比果不終焉

卒立者棄疾

正義曰左傳云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杜預云

獲神當璧拜也有民民信也令德無苛憲也寵貴妃子也居常棄疾李也

如叔向言也平王二年使

費無忌如秦

服虔曰楚大夫○索隱曰傳作無極極思聲相近

為太子建

正義曰左傳云楚子之在

蔡也即陽之女奔之生太子建杜預曰鄭蔡邑也即古竟反

娶婦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

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為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

娶秦女生熊珍更為太子娶是時伍奢為太子太傅無

忌為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常讒惡太子建建時年十

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疏外建也六年使

太子建居城父守邊

正義曰父音甫括地志云成父故城在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即杜預云襄城城

父縣也又許州襄城縣東四十里亦有父城故城一所服虔云城父楚北境乃是父城之名非建所守杜預云言成父又誤也傳及酈元水經

注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即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縣也被今亳州見有城父縣是建所守者也地理志云預

川有父城縣沛郡有城父縣此二名別耳

無忌又日夜讒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

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

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

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柰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

今不制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

免父死乃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
奔宋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為楚國患蓋以免其
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
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為人廉死節
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為人智而
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
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
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
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
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為將射使者遂走遂出奔吳

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十年

楚太子建母在居巢正義曰廬州巢縣是也開吳吳使公子光伐楚

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正義曰在江陵縣東北六里已解於

前按傳城郢在昭公二十二年下重言城郢杜預云楚用子囊遺言以築郢城矣今畏吳復修以自固也初吳之邊邑

卑梁正義曰卑梁邑近鍾離也與楚邊邑鐘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

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

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

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案隱曰去年已城郢

今又重言據左氏昭二十二年城郢一十四年無重城郢之文是史記誤也十二年平王卒將軍子

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

君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西曰國有常法更

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珍是為昭王昭王元年

楚眾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子父與郤

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

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正義曰名瓦左傳云囊瓦伐吳誅無忌以說眾

眾乃喜四年吳二公子昭三十年二公子奔楚公子掩余奔徐公子燭庸奔鍾離此言三公子非奔

楚楚封之以扞吳五年吳伐取楚之六潛正義曰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

南百三十二里偃姓阜陶之後所封也潛城楚之潛邑在霍山縣東二百步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

大敗楚於豫章正義曰今洪州也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

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

伍子胥故也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

吳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鄭楚兵奔吳乘勝逐之五戰及

郢已卯昭王出奔庚辰吳人入郢春秋云十一月庚辰昭王亡也至

雲夢雲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郢正義曰走音奏郢音云括地志云安

州安陸縣城本春秋時鄖國城鄭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服虔曰父曼成然○正義曰成

然立平王貪未無厭平王殺之今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鄭公止之然恐其

弑昭王乃與王出奔隨正義曰括地志云隨州城外古隨國城隨姬姓也又云楚昭王城在隨州縣北

七里左傳云吳師入郢王奔隨隨人處之公宮之北即此城是也吳王聞昭王往即進擊隨謂

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滅之欲殺昭

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為王謂隨人曰以我子

吳隨人十子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亡不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

服虔曰楚大夫王孫包胥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散

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賈逵曰楚地也會吳王弟夫

概見吳王兵傷敗乃亡歸自立為王闔閭聞之引兵去

楚歸擊夫概夫概敗奔楚楚封之堂谿正義曰地理志云堂谿故城在豫州

偃城縣西八十五里也號為堂谿氏楚昭王滅唐杜預曰義陽安昌縣東南上唐鄉○正義曰括

地志云上唐鄉故城在隨州棗陽縣東南百五十里古之唐國也世本云唐姬姓之國九月歸入郢十二年

吳復伐楚取番正義曰片寒反又音婆括地志云饒州鄱陽縣春秋時為楚東境秦為番縣屬九江郡今為鄱陽縣

楚恐去郢北徙都都正義曰音若括地志云楚昭王故城在襄州樂鄉縣東北三十三里在

東五里乃楚國故昭王徙都都城也十六年孔子相魯二十年楚滅頓地理志云汝南

頓縣故頓子國○正義曰括地志云陳州南頓縣故頓子國應劭云古頓子國姬姓也通於陳後南徙故曰南頓滅胡杜預曰汝

南縣西北胡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胡城在豫州鄆城縣界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

勾踐射傷吳王遂死吳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二十七

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於軍中

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杜預曰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昭王問周太史太

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

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

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為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

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服虔曰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為望○正義曰按江荊州南大江也漢江也二

水楚境內也河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

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昭王病甚乃召

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

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子申為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

結亦不可乃又讓次弟公子閻五讓乃後許為王將戰

庚寅昭王卒於軍中子閻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羣臣臣

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

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閉塗徐廣曰一作壁○正義曰左傳云謀潛師閉塗按潛師密

發往迎也閉塗防斷外寇也為昭王薨於軍崩子未定恐有鄰國及諸公子之變故伏師閉塗迎越女之子章立為惠王也迎越

女之子章立之服虔曰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之妾○索隱曰閉塗即澠也故下立惠王後即罷兵歸葬服

非皮說 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惠王二年子西召

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大夫號曰白公徐廣

曰伍子胥傳曰使勝守楚之邊邑鄢駟案服虔曰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杜預曰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正義曰巢今廬州居巢縣也

括地志云白亭在豫州褒信東南三十二里褒信本漢鄢縣之地後漢分鄢置褒信縣在今褒信縣東七十七里白公好兵

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

父建亡在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

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為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

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

士石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

府賈逵曰高府府名也杜預曰楚別府欲弑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昭王

夫人宮

服虔曰昭王夫人 惠王母越女也

白公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

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是

歲也

徐廣曰惠王之十年

滅陳而縣之十三年吳王夫差疆陵齊

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吳

正義曰表云越滅吳在元王四年

四十二年楚滅

蔡

正義曰周定王二十二年

四十四年楚滅杞

正義曰周定王二十四年

與秦平是

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

正義曰正長也江淮北謂廣陵縣徐泗等州也

楚

東侵廣地至泗上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

正義曰中

仲簡王元年北伐滅莒

正義曰括地志云密州莒縣故國也言北伐者莒在徐泗之北

八年

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簡王卒

子聲王

正義曰諡法云不生其國曰聲也

當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悼王

熊疑立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

徐廣曰年表三年歸

年楚伐周鄭殺子陽九年伐韓取負黍十一年三晉

伐楚敗我大梁榆關

索隱曰此榆關當在大梁之西

楚厚賂秦與之平二

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臧立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

於是楚為扞關以距之

李熊說公孫述曰東

正義曰古今地名云荆州松滋縣古鳩茲地即茲方是也

守巴郡距扞關之口○索隱曰

郡國志曰巴郡魚復縣有扞關

義曰括地志云汝州魯山本漢魯陽縣也古魯縣以古魯山為名也

十年魏取我魯陽

地理志云南陽有魯陽縣○正

熊良夫是為宣王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王秦始復

疆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尤疆三十年秦封衛

鞅於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威王六

年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惠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

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徐廣曰時楚以滅越而伐齊齊說越令攻楚故云齊欺楚

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楚王曰王所以戰

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索隱曰盼子嬰同族盼子者有功於國

而百姓為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

百姓不為用故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盼子必

用矣復搏其士卒以與王遇索隱曰搏音膊亦有作附讀戰國策作整必不便於

王矣楚王因弗逐也十一年威王卒子懷王熊槐立魏

聞楚喪伐楚取我陘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懷王元年

張儀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稱王六年楚使柱國

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索隱曰襄陵縣名在河東古本作八

邑今亦作八城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徐廣曰懷王六年昭陽移和而攻齊軍門曰和陳

軫適為秦使齊齊王曰為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

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

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

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

尹矣此國冠之上索隱曰冠音貫令尹尹中最尊故以國為言猶如卿子冠軍然臣請得譬

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

足以徧請遂畫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

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
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
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

索隱曰冠如字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

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為蛇為足之說也不若
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

燕韓君初稱王秦使張儀與楚齊魏相會盟正義曰徐

廣云在梁與彭城之間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兵攻秦楚懷王為

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
後十二年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

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

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

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為門闌之廝者亦無先

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

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索隱曰和謂楚與齊相和是以敝邑之王不得

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為門闌之廝也王為儀閉關而絕

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

里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索隱曰地理志丹水及商屬弘農今言順陽者是魏晉始分

置順陽郡商城丹水俱隸之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

於以為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

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群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為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為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索隱曰兩國謂韓魏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詳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為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

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

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

即以歸報懷王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

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謂失

商於之地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

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

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

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索隱曰此丹陽在漢中秦大敗我軍斬甲

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

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

藍田

正義曰藍田在雍州東南八十里從藍田關入藍田縣

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

乃南襲楚至於鄧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靳尚為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

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為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是歲秦惠王卒二十年齊湣王欲為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

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

為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為從而

尊周室以察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

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正義曰武關在

商州東一百八十里商洛縣界蜀巴蜀漢中郡也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

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疆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

地漢中兵銜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

願大王孰計之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

決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眡曰索隱曰眡

音七秦反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

後足以刷恥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樛里疾如

是則王得韓齊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索隱曰弘農之縣在廂池

西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索隱曰非堯都也而秦

之武遂去之七十里索隱曰亦非河間國之縣則韓之平陽秦之武遂並當在宜陽左右以故尤

畏秦不然秦攻三川正義曰洛州也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

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

於秦以河山為塞正義曰河蒲河西黃河也山韓西境也所報德莫如楚厚臣

以為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昧為齊

相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樛里

疾疾得齊韓之重其王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

重樗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

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徐廣曰懷王之二十二年秦拔宜陽取武遂二十三年秦復歸韓武遂然則已

非二十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

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黃棘秦復

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為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

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

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

太子鬪楚太子殺之而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

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復攻

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恐乃使

太子為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

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弟兄盟于黃棘太子

為質至驪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

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

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為婚姻正義曰婿父為

謂曰婚姻兩婿相謂曰姪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驪則無以令諸

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

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

無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母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

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

之驩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索隱曰右扶風渭城

縣故咸陽城也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

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

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

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

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

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

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宣乃詐赴於齊齊潛王謂

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

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

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

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

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乃告於秦曰賴社稷

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

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

萬取析十五城而去徐廣曰年表云取十六城既取析又并取左

義曰括地志云鄧州內鄉縣城本楚析右十五城也駟案地理志弘農有析縣○正

邑一名丑漢置析縣因析水為名也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

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曰主字亦作王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

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頃襄王三年懷王卒

於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

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正義曰括地志伊闕山在洛州南于

里九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

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

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十年

齊秦各自稱為帝月餘復歸帝為王十四年楚頃襄王與

秦昭王好會於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王與秦三晉燕共伐

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於鄢其秋復與秦王

會穰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

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鴈羅鷲徐廣曰呂靜曰

鷲野鳥也○索隱曰騏音其小鴈也鄒誕鷲音盧動反劉氏音龍是小鳥名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

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

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鴈也齊

魯韓魏者青首也索隱曰小鳥有青首者鄒費邾邳者羅鷲也索隱曰鄒

費音鄒秘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索隱曰以喻下文秦

趙等十一國故云六雙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

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索隱

曰夕猶昔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

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

蔡之郡壞矣還射圍之東

索隱曰還音患遼也射音石○正義曰圍音語城在汴州雍丘東

言王朝張弓射魏大梁汴州之南即加大梁之右臂連韓邲則河北中國之路向東南斷絕則韓上蔡之郡自破壞矣復遼射雍丘圍城之東便解散魏左肘宋州而外擊曹定陶及魏東之解棄則宋方與兩郡並舉

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

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邲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績繳蘭

臺 徐廣曰績繫也音爭蘭一作簡○正義曰鄭玄云績屈也江沔之間謂之縈收繩索績也按繳絲繩繫弋射鳥也若膺擊邲圍大梁

已子乃收弋弋繳於蘭臺恒山之別名也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

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落新繳 徐廣曰以石傳

波○索隱曰落音播音播傳音附射噶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 徐廣

一作獨還音宜蓋一作益益縣在樂安蓋縣在泰山濟北盧縣有長城東至海也○索隱曰噶音晝謂大鳥之有鈎喙者以比齊也還音患

遼也蓋者覆也言射者環遼蓋覆使無飛走之路因以長城為防也徐以蓋為益縣非也地理志云長城在濟南也○正義曰太山郡記云太

山西北有長城緣河徑太山千餘里至瑯琊臺入海齊記云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楚括地志云長城西

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太山北岡上經濟州淄州即西南兗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瑯琊臺入海蘇代記云齊有長城巨防足以為塞也

朝射東莒 正義曰括地志云密州莒縣故莒子國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少昊之後贏姓於莒始都計斤春秋時徙都莒也

夕發沮丘 徐廣曰在清河○正義曰括地志云沮丘丘名也在青州臨淄縣西北二十五里也夜加即墨

顧據午道 索隱曰顧反也午道當在齊西界一從一橫為午道蓋亦未詳其處○正義曰劉伯莊云齊西界按蓋在博州

之西則長城之東收 正義曰言從齊州長城東至海太山之北黃河之南盡舉收於楚而太山

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 正義曰言得齊地約結於趙為境界定從約也而北達於燕

索隱曰北亦作杜杜者寬大之名言齊晉既伏取燕不難也○正義曰北達言四通無所帶礙言燕無山河之限也三國布抵

徐廣曰音翅一作屬○索隱曰三國齊趙燕也抵式鼓反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

萬曆二十四年刊

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

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

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

病索隱曰顧猶反也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郢

可復得而有也王出寶弓澹新繳涉鄙塞徐廣曰或以為冥今江夏

一作甯○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郢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十里而待秦

之倦也山東河內正義曰謂華山之郡可得而一也勞民休眾

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

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索隱曰韓魏當秦之前故

云膺擊俗本作鷹非垂頭中國索隱曰垂頭猶申頭也言欲吞山東處既形便勢有地

利奮翼鼓狝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

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名與語遂言曰夫先

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

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

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

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

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

武公徐廣曰定王之曾孫而西周惠公之子謂楚相昭子曰二國以兵割周郊

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以為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

索隱曰共主世君俱是周自謂也共主言周為天下共所宗主也世君言周室代代君子天下大國不親以眾脅

萬曆二十四年刊

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

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為號也昭子

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

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為二十晉正義曰言周王之國其地雖小諸侯尊之故

二十晉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眾辱於晉之城下

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自韓以圖周此天下

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索隱曰鄒魯有禮義之國今楚

欲結怨兩周而奪九鼎是塞鄒魯之心交絕於齊正義曰楚本與齊韓和伐秦因欲圖

聲失天下其為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正義曰三川

多有之言方城之外正義曰方城之外許州葉縣東北也言楚取兩周則韓強必弱楚方城之外也必為

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

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眾不足以勁

兵雖無攻之名為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

用兵未嘗不以周為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

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

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索隱曰謂虎以爪牙為兵而自利於防身也

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

之於虎索隱曰攻易而利大也○正義曰野澤之麋蒙衣虎皮人之攻取必萬倍於虎也譬楚伐周收祭器其猶麋蒙虎皮矣

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訕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

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索隱曰謂九鼎也吞三翮六翼

以高世主

索隱曰翻亦作融同音歷三翻六翼亦謂九鼎也空足曰翻六翼即六月翼近耳旁事具小爾雅

非貪

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駭

不行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

正義曰括地志云西陵故城在黃州黃山西二里二十一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

徐廣曰屬涇夏漢水之北與秦二十一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

莫夷陵 徐廣曰年表云拔郢燒夷陵○索隱曰夷陵名後為縣屬南郡○正義曰括地志云峽州夷陵縣是也在荊州西應劭

云夷山在西北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二十一年

秦復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二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

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為郡距秦二十

七年使二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平而入太子為質

秦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二十六年頃襄王病太子亡

歸秋頃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 索隱曰系本作完是為考烈王

考烈王以左徒為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考烈王元年

納州于秦以平 徐廣曰南郡有州陵縣是時楚益弱六年秦圍郢

鄢趙告急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中 索隱曰趙地無

其名字誤鉅鹿有新市中當為市也○正義曰新中相州安陽縣也七國時魏寧新中邑秦莊襄王拔之更名安陽也秦兵去

徐廣曰年表云六年春申君救趙十年徙於距陽十一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

弔祠于秦十六年秦莊襄王卒秦王趙政立二十二年

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 正義曰在壽州命曰

郢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李園殺春申君幽

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呂不韋卒九年秦滅韓十年
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二月餘哀王
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為王是歲秦虜
趙王遷王負芻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二年秦
使將軍伐楚大破楚軍亡十餘城三年秦滅魏四年秦
將王翦破我軍於蘄索隱曰機而殺將軍項燕五年秦
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為楚郡
云孫檢曰秦虜楚王負芻
滅楚名以楚地為秦郡

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
立孽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索隱曰
幾音祈

索隱述贊曰

鬻熊之嗣

周封於楚

僻在荆蠻

葦路藍縷

及通而霸

僭號曰武

文既伐申

成亦赦許

子圉篡嫡

商臣殺父

天禍未悔

憑姦自怙

昭困奔亡

懷迫囚虜

頃襄考烈

祚衰南土

隱曰事在左傳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

魯定公十四年必毋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勤兵且以報越

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

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

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

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杜預曰夫椒在吳郡吳縣太湖

中椒山是也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杜預曰上會稽山也○索隱曰

鄒誕云保山曰棲猶鳥棲於木以避害也故六韜曰軍處山之高者則曰棲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

范蠡曰正義曰會稽典錄云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是楚宛三戶人伴狂個儻負俗文種為宛令遣吏謁奉吏還曰范蠡

本國狂人生有此病種笑曰吾聞十有賢後之姿必有伴狂之譏內儀見之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一三子之所知也駕車而往蠡避之

後知種之必來謁謂七嫂曰今日有客願假衣冠有頃種至抵掌而談旁人觀者聳聽之矣以不聽子故至於

此為之柰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韋昭曰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索隱曰與天

天與也言持滿不溢與天同道故天與之定傾者與人虞翻曰人道尚謙卑以自牧○索隱曰人生有定傾之功故人與之

節事者以地○索隱曰國語以作與此以亦與義也言地能財成萬物人主宜節用以法地故地與之韋昭等解恐非甲

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韋昭曰市利也謂委管篇屬國家以身隨之○正義

曰卑作言辭厚遺珍寶不許乎越王身往事之如市賈貨易以利此是定傾危之計勾踐曰諾乃令大夫

種行成於吳索隱曰大夫官種名也一云大夫姓猶司馬司空之比非也成者平也求和於吳也○正義曰吳越春秋

云大夫種姓文名種字子禽荆平王時為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人賈而吠之從吏恐文種慙令人引衣而鄣之文種曰無鄣也吾聞天

之所吠者人今吾到此有聖人之氣行而求之來至於此且入身而犬吠者謂我是人也乃下車拜蠡不為禮膝行頓首曰

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為臣妻

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

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

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索隱曰

微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索隱曰

語云越飾美女二人使大夫種遺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

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勾踐將盡

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索隱曰言

觸戰或有能當吳兵者故國語作耦耦亦相當對越以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

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

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勾踐之困會稽

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

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

為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

坐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

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

遇賓客振貧弔死弔一作葬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

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

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

行成爲質於吳索隱曰越大夫也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

萬曆二十四年刊

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

諫曰索隱曰逢姓同名故楚有逢伯是也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

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

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

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

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

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

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

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癬也索隱曰疥願王釋齊先越吳

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索隱曰在魯哀十一年虜齊高國以歸索隱

曰國惠子高昭子讓子胥子胥曰王母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

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

以下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

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二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

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讓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

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

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為亂與逢同共謀讒

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

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鏃劍以自

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索隱曰而汝也父闔廬也我又立若若初

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

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

越兵入也索隱曰國語云吳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見乃盛以鴟夷投之于江也於是吳任詬政

居三年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眾可乎對

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索隱曰在哀十三年吳國

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索隱曰按春秋左氏傳太子名文勾踐

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索隱曰虞書云流宥五刑按流放之罪人使之

習戰任為卒伍有二千人也正義曰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

人韋昭曰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虞翻曰言君養之如子諸御千人伐吳索隱

曰諸御謂諸理事之官在軍有職掌者

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

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

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

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

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

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虞翻曰吳大夫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

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

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

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

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

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為

萬曆二十四年刊

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

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

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

於執事虞翻曰執事 蠡自謂也使者去不者且得罪虞翻曰我為子得罪

依國語之文今案此文謂使者 宜速去不去得罪於越義亦通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

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杜預曰甬東會稽句章縣東 海中州也○索隱曰吳語云

與之夫婦三百是也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赦其

面正義曰今之面衣是其遺象也越絕云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帛

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慙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為無知吾耻生者越 王則解綬以幘其目遂伏劍而 死幘音覓顧野王云大中覆之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

葬吳王而誅大宰嚭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

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天王使人賜勾踐胙命

為伯勾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楚世家曰越滅吳而 不能正江淮北楚東

侵廣地 至泗上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晉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

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索隱曰越在蠻夷少 康之後地遠國小春

秋之初未通上國國史既微畧無世系故紀年稱為於粵子 據此文勾踐平吳之後周天王始命為伯後遂僭而稱王也范蠡遂

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徐廣曰狡 一作郊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

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

賜種劔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正義曰越絕云九術一曰尊天 事鬼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三

曰遺敵粟橐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榮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 宮室高臺以盡其財以疲其力六曰貴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疆其謀

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

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勾踐卒索隱曰紀年云晉出公十年十一月於粵

子勾踐卒索隱曰鹿音石與音餘按紀年云於粵子勾踐卒次鹿郢立六年卒樂資云越語謂鹿郢是為蒞執

為也與也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索隱曰紀年云不壽立十年見殺是為盲姑次

朱勾立子王翁立王翁卒索隱曰紀年於粵子朱勾三十四年滅子滕二十五年滅鄭三十七年朱勾卒

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索隱曰蓋

無顯之弟也音其良反王無彊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

彊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

不伐楚大不主小不伯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

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

翟危正義曰葉式涉反今許州葉縣陽程河陽翟縣也二邑魏亦

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正義曰陳今陳州也上蔡今

屬魏與楚大牙交境魏若伐楚恐二國為楚所危也故二晉之事越也正義曰言韓魏與楚

不至於覆軍殺將汗馬之方不效所重徐廣曰效猶見也於得晉

者何也正義曰從不至已下此是齊使者重難越王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

刃接兵而況于攻城圍邑乎正義曰頓刃築營壘也接兵戰也

接兵而況更有攻城圍邑韓魏始服乎言畏秦齊而故事越也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

試兵南陽苦地以聚常郟之境索隱曰南陽在齊之西界苦

之邑郟故郟國二邑皆齊之南地則方城之外不南正義曰方城山在許州

等言魏兵在大梁之下楚方城之兵不得南伐越也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酈宋胡之

地徐廣曰胡國今之汝陰○索隱曰四邑並屬南陽楚之西南是也宋胡作宗胡宗胡邑名胡姓之宗因以名邑杜預云汝陰縣北有故胡

城是也○正義曰鄠音攤括地志云商洛縣則古商國城也荊州圖副云鄧州內鄉縣東七里於村即於中地也括地志又云鄧州內鄉縣楚

邑也故鄠縣在鄧州新城縣西北三十里按商於析攤在商鄧二州界縣邑也夏路以左徐廣曰蓋謂江夏

氏以為江夏非也劉氏云楚適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以西為左故云夏路以左其意為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長城在鄧州內鄉縣

東七十五里南入穰縣北連翼望山無土之處累石為楚固襄王控靈南土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適華夏號為方城按此說劉氏為

得云邑徒眾少不足備秦峽武二關之道也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

矣正義曰江南洪饒等州春秋時為楚東境也泗上徐州春秋時楚北境也二境並與越隣言不足當伐越則齊秦韓魏

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

為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為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

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用之不亡也吾不

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

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索隱曰言越王知晉之失不

毛而自不見其睫故謂之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又非可

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眾也今楚眾已分何待

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徐廣曰一作北

面曲沃○正義曰括地志云曲沃故城在陝縣西三十二里於中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爾時曲沃屬魏於中屬秦二地相近故楚圍之於

中以至無徐廣曰無一作西假之關者二千七百里正義曰按無假

長沙之西北也言從曲沃於中西至漢中邑巫縣中千餘里不備秦魯也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

正義曰魯兖州也齊密州莒縣邑南至泗上也南陽鄧州也時屬韓也言楚又備此三國也分散有大此者乎分有大此者

乎且王之所求者鬪晉楚也晉楚不鬪越兵不起是知

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

不伯復雙龐

徐廣曰一作龐

長沙

正義曰復扶富反言今越北欲圖晉楚南復雙龐敵楚之四邑龐長沙竟陵

澤也龐長沙出粟之地竟陵澤出材木之地此邑近長沙潭衡之境越若窺兵西通無假之關則西邑不得北上貢於楚之郢都矣戰國時承

材也

索隱曰劉氏曰復者發語之聲非也言發語聲者文勢然也則是脫况字耳雙龐作雙雙邑名字訛耳則雙龐長沙是三邑也竟澤

陵當為竟陵澤言竟之山澤出材木故楚有七澤蓋其一也合上文為四邑也

越窺兵通無

徐廣曰無一作西

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

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

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與兵而伐之大敗越

襄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

徐廣曰周顯王之四

十六年○索隱曰按紀年與子無疆盡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殺無疆之語是無疆為無顯之後紀年不得錄也

而越以

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

正義曰今台州

臨海縣是也

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

復以權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范蠡

公曰素王妙論曰蠡南陽人列仙傳云蠡徐人○正義曰吳越春秋云蠡字少伯乃楚宛三戶人也越絕云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皮在

陶為朱公又云居楚曰范伯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夫天運曆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已霸王之

氣見於地戶伍子胥以是挾弓矢干吳王於是要大夫種入吳此時焉同相與共戒之伍子胥在自餘不能關其辭蠡曰吳越二邦同風其俗

地戶之位非吳則越乃入

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

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

齊益自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

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

與同患難與處安為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

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

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

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

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

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索隱曰國語云乃深命曰稽三百里以為范蠡之地奉音扶用反范

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索隱曰范蠡自謂也以吳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子皮蠡自以有罪故為號也韋昭曰鴟夷革囊也或曰生牛皮也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

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

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

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

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徐廣曰今之濟陰定陶○正義曰括地志云陶山在濟州平陰縣東二十五里止此山之陽也今山南五里猶有朱公冢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

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

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

徐廣曰萬萬也天下稱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

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

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

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

公

公

公

公

公

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
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
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

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索隱曰據其時代非莊周也然
驗其行事非子休而誰能信任

於楚王五年止義曰年表云周元王四年越滅吳范蠡遂去齊歸定陶
後遺莊生金莊周與魏惠王周元王同時從周元王四年至齊宣王元
年一百三十年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
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

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
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

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
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

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
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

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莊生
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

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
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國語曰周景
王時將鑄大

錢賈達說云虞夏商周金幣二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為上幣銅錢為下
幣韋昭曰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質買物通財用也單穆公云古者有母
平子子權毋而行然則三品之來古亦
然矣駟謂楚之二錢賈韋之說近之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

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毋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

王使使封之

或曰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至重慮人或逆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漢靈帝時河內張成能候風角知將有赦教子殺人捕得七日赦出此其類也

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卽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

施惠乎今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弃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弃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張華曰陶朱公冢在

南郡華容縣西樹碑云是越之范蠡也○正義曰盛弘之荊州記云荊州華容縣西有陶朱公冢樹碑云是越范蠡范蠡本宛三戶人與文種

俱入越吳亡後自適齊而終陶朱公登仙未聞葬此所由括地志云陶朱公冢也又云濟州平陰縣東三十里陶山南五里有陶公冢并止於陶山之陽按葬處有三未詳其處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徐廣曰漸者亦引進通導之意也字或宜然定九

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

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徐廣曰一作主勾踐可不謂

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

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索隱述贊曰

越祖少康至于允常其子始霸曰昔國

與吳爭疆米公構李之役闔閭見傷

會稽之恥勾踐欲當種誘以利

蠡悉其良折節下士致膽思嘗

卒復讐寇遂殄吳疆後不量力

滅於無疆

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史記四十一

鄭世家第十二 史記四十二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 徐廣曰年表云母弟 宣王

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 索隱曰鄭縣名屬京兆秦武公十一年初縣杜鄭是也又系本云桓公居

械林徙拾宋忠云械林與拾皆舊地名是封桓公乃名為鄭耳至秦之縣鄭是鄭武公東徙新鄭之後其舊鄭乃是故都故秦始改為縣也出地理志 封二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為司徒 韋昭曰幽王八年為司徒 索隱曰韋昭據國語以為說耳

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之間人便

思之為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

畔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 虞翻曰周太史 曰王室多故子安逃死

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

對曰地近號鄆 徐廣曰號在成臯鄆在密縣駟案虞翻曰號姬姓東號也鄆姁姓 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汜水縣

古東號叔之國東號君也又云故鄆號鄆之君貪而好利索隱曰城在鄆州新鄆縣東北三十二里號叔恃勢鄆仲恃險皆有驕侈又加之以貪冒是也號叔文王弟鄆姪姓之國也

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號鄆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號鄆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未有與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與非鄆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周武王克紂後成

王封叔虞于唐

徐廣曰晉世家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

其地阻險以此有德

與周衰並亦必興矣相公曰善於是卒言呈王東徙其民

維東而號鄆果獻十邑

虞翻曰十邑謂號鄆鄆蔽補丹依畷歷華也○索隱曰國語云太史伯曰若克一邑

竟國之

韋昭曰後武公竟取十邑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鄆也一歲

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相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

是為武公

索隱曰譙周云名突滑皆非也蓋古史失其名太史公循舊失而妄記之耳何以知其然者按下文其孫昭公名忽厲公名突豈有孫與祖同名乎當是舊史雜記昭厲忽突之名遂誤以掘突為武公之字耳武公

十年娶申侯女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鄆州南陽縣北二十里左傳云鄭武公取於申也為夫人

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

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

徐廣曰年表云十四年生寤生十七年生太叔段二十七年武

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為太子公弗聽是歲武公卒寤

生立是為莊公莊公元年封弟段於京賈逵曰京鄭都邑杜預曰今榮陽京縣

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

欲之我弗敢奪也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

鄭二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為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

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鄆杜預曰鄆今鄆陵也鄆潰段出奔共賈逵

曰共國名也杜預曰今汲郡共縣也於是莊公遷其母武姜於

城穎賈逵曰鄭地名○正義曰疑許州臨穎縣是也誓言曰不至黃泉服虔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

泉言黃毋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穎谷之考賈逵曰穎谷鄭地○

正義曰括地志云穎水源自洛州嵩高縣東南三十里陽乾山今俗名穎山泉源出山之東谷其側有古人居處俗名為穎墟故老云是穎考

之故居即鄭元注水經所謂穎谷也有獻於公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

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柰何考叔曰穿地至

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二十四年宋繆公卒

公子馮奔鄭鄭侵周地取禾索隱曰左傳隱二年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及王崩周

人將昇虢公政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二十五年衛州吁弒其君桓

公自立與宋伐鄭以馮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

王怒其取禾弗禮也索隱曰杜預曰桓公即位周鄭交惡至是始朝故言始也左傳又曰周桓公言於王曰我

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旣況不禮焉鄭不來矣二十九年莊公怒周弗禮與

魯易祊許田索隱曰許田近許之地魯朝宿之邑祊者鄭所受助祭太山之湯沐邑鄭以天子不能巡守故以祊易許田各

從其三十三年宋殺孔父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

近

萬曆二十四年刊

鄭世家十二

率陳蔡號衛伐鄭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兵自救索隱曰左傳稱

祭仲足蓋祭是邑其人右仲字仲足故傳云祭封人中足是也此繻葛之戰在魯相五年彌一作昧並音迷王師大敗祝

瞻射中王臂索隱曰左氏作祝瞻祝瞻請從之鄭伯止之曰犯長且

難之況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問王疾三十八年

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

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取之

曰君多內寵服虔曰言衆子有寵者多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

君也所謂三公子者太子忽其弟突次弟子亶也索隱曰此文則

數太子忽及突子亶為三而杜預云不數太子以子突子亶子儀為三蓋得之四十二年鄭莊公卒初

祭仲甚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公使娶鄆女生太子

忽故祭仲立之是為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賈逵曰雍氏黃帝之

孫姁姓之後為宋大夫生厲公突雍氏有寵於宋服虔曰為宋正卿故曰有寵宋莊

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

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宋盟以突歸立之

昭公忽聞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辛亥忽出奔衛

已亥突至鄭立是為厲公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

患之陰使其婿雍糾欲殺祭仲賈逵曰雍糾鄭大夫糾妻祭仲女也

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二人盡夫也杜預

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殺雍糾

戮之於市厲公無柰祭仲何怒糾曰謀及婦人死固宜

哉夏厲公出居邊邑櫟宋衷曰今潁川陽翟縣○索隱曰按櫟音歷即鄭初得十邑之歷也祭仲

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復入鄭即位秋鄭厲公突因櫟人

殺其大夫單伯杜預曰鄭守櫟大夫也○索隱曰依左傳作檀伯事在相十五年此文誤為單伯者蓋亦有所因也

遂居之諸侯聞厲公出奔按魯莊公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事與單伯會齊師伐宋相連故知誤耳

伐鄭弗克而去宋頗子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故亦不

伐櫟昭公二年自昭公為太子時父莊公欲以高渠彌

為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卒用渠彌為卿及昭公即

位懼其殺已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

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亶為

君是為子亶也無謚號子亶元年七月齊襄公會諸侯

於首止服虔曰首止近鄭之地杜預曰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鄭子亶往會高渠彌

相從祭仲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亶自齊襄公為公子

之時嘗會鬪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亶無行子亶曰

齊疆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

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

殺之故稱疾子亶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

亶高渠彌亡歸索隱曰左氏云轅高渠彌歸與祭仲謀召子亶弟公子

嬰於陳而立之是為鄭子索隱曰左氏以鄭子名子儀此云嬰蓋別有所見是歲齊

襄公使彭生醉拉殺魯相公鄭子八年齊人管至父等

作亂弒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長萬弒其君濬公鄭祭

仲死十四年故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
甫瑕要以求入索隱曰左傳作傅瑕此本多假借亦依字讀瑕曰舍我我為君殺

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及
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即位初內蛇與外蛇

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入而讓其
伯父原索隱曰左傳謂之原繁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

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殺厲
公於是謂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曰重

德不報誠然哉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五年燕衛
與周惠王弟頹伐王索隱曰惠王莊王孫僖王子子頹莊王之妾王姚所生事在莊十九年王出

奔温立弟頹為王六年惠王告急鄭厲公發兵擊周王
子頹弗勝於是與周惠王歸王居于櫟七年春鄭厲公

與虢叔襲殺王子頹而入惠王于周秋厲公卒子文公
躋立厲公初立四歲亡居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

與亡凡二十八年文公十七年齊桓公以兵破蔡遂伐
楚至召陵二十四年文公之賤妾曰燕姑賈逵曰姑南燕姓夢天

與之蘭賈逵曰香名也曰余為伯儵余爾祖也賈逵曰伯儵南燕祖以是為而

子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之草蘭為
符遂生子名曰蘭三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

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可無禮

文公曰諸侯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曰君如

弗禮遂殺之弗殺使即反國為鄭憂矣文公弗聽三十

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為文公秋鄭入滑滑聽

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索隱曰左傳僖二十四年鄭公子士泄堵俞彌帥師伐滑周

襄王使伯犇請滑索隱曰犇音服左氏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杜預云二子周大夫知伯犇即伯服也鄭

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櫟而文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

賜厲公爵祿索隱曰此言爵祿與左氏說異左傳云鄭伯享王王以后之聲鑑與之號公請器王子之爵則爵酒器非爵祿也故曰

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

犇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鄭

鄭文公居王于汜三十八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四十

一年助楚擊晉且晉文公之過無禮故背晉助楚四十

三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

公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二夫人寵子五人皆以

罪蚤死公怒漑徐廣曰一作瑕○索隱曰音既左傳作瑕逐羣公子于蘭奔晉

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於晉

以求入鄭為太子晉於是欲得叔詹為僚鄭文公恐不

敢謂叔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卒

為患然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

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

而去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

而秦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

而秦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

也秦兵罷晉文公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

曰吾聞姑姓乃后稷之元妃杜預曰姑姓之女為后稷妃其後當有興

者子蘭毋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

今圍急晉以為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

為太子晉兵乃罷去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為繆

公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

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

於峭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繒賀以鄭情賣之

秦兵故來二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往年徐廣曰繆

公之二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與宋華元

伐鄭華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囚華

元宋贖華元元亦亡去晉使趙穿以兵伐鄭二十二年

鄭繆公卒子夷立是為靈公靈公元年春楚獻鼃於靈

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賈逵曰二十一年子鄭卿也子公之食指動服虔曰第二指

謂子家曰佗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鼃羹子

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

予羹子公怒深其指左傳曰深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

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弒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

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肯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

靈公庶弟徐廣曰年表云靈公庶弟去疾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堅是為

襄公襄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公之族家
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爲大夫襄公
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背楚與晉親五年
楚復伐鄭晉來救之六年子家卒國人復逐其族以其
弑靈公也七年鄭與晉盟鄆陵八年楚莊王以鄭與晉
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
肉袒擊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
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
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相武公哀不忍絕
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

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爲却三十里而後
舍楚羣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
何如莊王曰所爲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
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比至河楚
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莊王聞還擊晉
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十年晉來伐鄭以其反晉
而親楚也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生忌于晉晉景公欲
發兵救宋伯宗諫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
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誑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
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趨降

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

服虔曰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者杜預曰樓車車

上望

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

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

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

出有死無隕

服虔曰隕墜也

莊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

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死顧謂楚軍

曰為人臣母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

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為上卿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

潰立

索隱曰劉音秘鄭本一作弗一作沸左傳作費音扶味反

悼公元年鄭公

徐廣曰音許許公靈公也

惡鄭於楚悼公使弟踰於楚自訟

索隱曰踰音公遜反

訟不直楚囚

踰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踰私於楚子反子反言

歸踰於鄭二年楚伐鄭晉兵來救是歲悼公卒立其弟

踰是為成公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

人來與盟成公私與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於楚

執之使欒書伐鄭四年春鄭患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

庶兄繻為君

索隱曰繻音須鄭氏云一作繻

其四月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

鄭人聞成公歸亦殺君繻迎成公晉兵去十年背晉盟

盟於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鄢陵

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而去十二年晉悼公伐

鄭兵於洧上

服虔曰洧水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洧水在鄭州新鄭縣北三里古新鄭城南韓詩外傳云鄭俗二月桃苑水

出時會於溱洧水上以自被鄭城守晉亦去十四年成公卒

除按在古城城南與溱水合鄭城守晉亦去十四年成公卒

子惇立是為釐公索隱曰惇音紆粉反左傳作髡原釐公五年鄭相子駟

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厨人藥殺釐公徐廣曰年表云子駟使賊

夜結赴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嘉嘉時年五歲

是為簡公簡公元年諸公子謀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

反盡誅諸公子二年晉伐鄭鄭與盟晉去冬又與楚盟

子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為君公子

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

子駟為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

從之而相鄭簡公四年晉怒鄭與楚盟伐鄭鄭與盟楚

共王救鄭敗晉兵簡公欲與晉平楚又囚鄭使者十二

年簡公怒相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為卿十九年

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服虔曰四井為邑子產讓

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

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為政

必以禮不然鄭將敗子產厚遇季子二十三年諸公子

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

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二十五年鄭使子產於晉問平

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沉臺駘為祟史官莫知敢問對

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曠林賈逵曰曠大也不

萬曆二十四年刊

相能也日操于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賈逵曰后帝遷闕堯也臧善也

伯于商丘主辰賈逵曰商丘在漳南杜預曰商丘宋地服虔曰辰大火主祀也商人是因故

辰為商星服虔曰商人契之先湯之始祖初土封闕伯之故地因其故國而代之遷實沉于大夏

主參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間主祀參星杜預曰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服事夏商賈逵曰唐

人謂陶唐氏之胤劉累也事夏帝孔甲封于大夏因實沈之國子孫以服事商也其季世曰唐叔虞當

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夢帝謂已賈逵曰帝天也巴武王也余命而子曰

虞杜預曰取唐君之名乃與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

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太叔焉故參

為晉星賈逵曰晉主祀參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沉參神也昔金天

氏有虞子曰昧為玄冥師服虔曰金天少皞也玄冥水官也師長也昧為水官之長生允

格臺駘服虔曰允格臺駘允弟也臺駘能業其官服虔曰脩昧之職宣汾洮賈逵曰

猶通也汾洮二水也障大澤服虔曰障其水也以處太原服虔曰太原汾水名杜預曰太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

帝用嘉之國之汾川服虔曰帝顓頊也沈妣蓐黃實守其祀賈逵曰四國臺駘之後也由是觀之則臺駘汾洮

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之菑禁之

服虔曰禁為管攢用幣也若有水旱則禁祭山川之神以祈福也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

不時禁之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嚮

曰善博物君子也厚為之禮於子產二十七年夏鄭簡

公朝晉冬畏楚靈王之彊又朝楚子產從二十八年鄭

君病使子產會諸侯與楚靈王盟於申誅齊慶封三十

萬曆二十四年刊

鄭世家十一

十二

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秋定公朝晉昭公定公元年
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而自立為平王欲行德諸侯
歸靈王所侵鄭地于鄭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彊公室
甲子產謂韓宣子曰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六年鄭
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如脩德八年楚太子建來奔十
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鄭殺建建子勝奔吳十一年定
公如晉晉與鄭謀誅周亂臣入敬王于周索隱曰王避弟子朝之亂出居狄泉
在昭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晉鄭入之經曰天王入于成周是也十三年定公卒子獻公董立
獻公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當是時晉六卿彊侵奪鄭
鄭遂弱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正義曰括地志云子產墓在新鄭縣西南三十五里鄭元注水

經云子產墓在涇水上累石為方墳墳東北向鄭城杜預曰言不念本也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

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

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為立曰古

之遺愛也兄事子產八年晉范中行氏反晉告急於鄭

鄭救之晉伐鄭敗鄭軍於鐵杜預曰戚城南鐵丘○正義曰括地志云鐵州在滑州衛南縣東南

十五里十四年宋景公滅曹二十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而

常相於齊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孔子卒二十六年晉

知伯伐鄭取九邑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年表云三十八

年哀公八年鄭人弑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為共公共公

三年晉滅知伯二十二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

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為縑公年表曰鄭立幽

公子駘縑或作縑縑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取雍丘鄭城京十六

年鄭伐韓敗韓兵於負黍徐廣曰在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負黍亭在洛州陽城縣西南三十五

里故國邑也二十年韓趙魏列為諸侯二十三年鄭圍韓之陽

翟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

弑縑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為君是為鄭君徐廣曰一本云立幽公弟乙陽為君

是為康公六國年表云立幽公子駘又以鄭君陽為鄭康公乙班固云鄭康公乙為韓所滅鄭君乙立二年鄭

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

侯滅鄭并其國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踈甫瑕是

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

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

從來亦多故矣

索隱述贊曰

厲王之子 得封於鄭 代職司徒

緇衣在詠 虢鄆獻邑 祭足專命

莊既犯王 厲亦奔命 居櫟克入

夢蘭疏慶 伯服生囚 叔瞻尸聘

釐簡之後 公室不競 負黍雖還

韓哀日盛

韓京曰

公室不

外

董簡之

公室不

外

董簡之

公室不

外

董簡之

公室不

外

董簡之

公室不

外

董簡之

公室不

外

董簡之

公室不

外

董簡之

公室不

外

董簡之

公室不

外

董簡之

公室不

外

趙世家第十三 史記四十三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行爲帝大戊御正義曰中音仲其後

世悲廉有子二人而命其子曰惡來事紂爲周所殺

其後爲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爲趙季勝生孟增孟增

幸於周成王是爲宅臯狼徐廣曰臯狼地名在西河○索隱曰按如此說是名孟增號宅臯狼而徐臯狼生衡

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正義

曰乘食證反並四曰乘兩曰正義曰括地志云桃林在陝州與桃林桃林縣西至潼關皆爲桃林塞

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闊三百盜驪驂騮

里中多馬造父於此得驂騮耳之乘獻周穆王也

綠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

萬曆二十四年刊

忘歸 索隱曰穆天子傳曰穆王與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作歌是樂而忘歸也而譙周不信此事而云余常聞之代俗以東西陰陽

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父母 **而徐偃王反** 正義曰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

古之徐國也博物志云徐君宮人娠生卵以為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名鵠倉銜所棄卵以歸覆煖之遂成小兒生偃王故宮人聞之更

救養之及長襲為徐君後鵠倉臨死生 **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

角而九尾實黃龍也鵠倉或名后倉 **王大破之** 索隱曰譙周曰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且王者行有周衛豈聞亂而獨長驅日行千里乎並言此事

非實 **乃賜造父以趙城** 正義曰晉州趙城縣即造父邑也 **由此為趙氏自造**

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為御及千

畝戰 正義曰括地志云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也 **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

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

于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趙夙晉

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為將伐霍霍公求犇

齊 徐廣曰求一作來 **晉大旱卜之曰霍大山為祟使趙夙召霍君**

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晉獻公賜趙夙耿

索隱曰今河東皮氏縣耿鄉 **夙生共孟當魯閔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趙**

衰字子餘 索隱曰系本云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衰生宣孟盾左傳云衰趙夙弟而此云共孟生衰譙周亦以此為

誤 **趙衰卜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

即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亂亡奔翟趙衰從翟伐厲咎

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衰而生盾初

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趙同趙括趙嬰齊趙衰從重

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國重耳為晉文公趙衰為原大

夫居原任國政

索隱曰系本云成季徙原宋忠云今鴈門平原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原平故城漢原平縣在

代州崞縣南二十五里崞音郭核宋忠說非也括地志云故原城在隰州濟原縣西北二里左傳云襄王以原賜晉文公原不服文公伐原以示信原降以趙衰為原大夫即此也原本周畿內邑也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

策語在晉事中趙衰既反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

其子盾為適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晉襄公之六年而

趙衰卒謚為成季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公

卒太子夷臯年少盾為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

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索隱曰頓首謂趙盾曰先

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

襲誅之迺遂立太子是為靈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

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靈公立十四年益驕

盾駮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膾不熟殺宰人持其尸出

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

下餓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弑靈公而

立襄公弟黑臀是為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

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

晉景公時索隱曰成公之子名據而趙盾卒謚為宣孟子朔嗣趙朔

晉景公之三年朔為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

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

誅趙氏徐廣曰按年表救鄭及誅滅皆景公二年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

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
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
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
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
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
懲臯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
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竟而今妄
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
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
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

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
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曰杵曰謂朔
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
吾奉之卽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
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
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
曰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曰曰立
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曰曰趙氏
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
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

徐廣曰小兒被曰葆

匿山中程嬰

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
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
曰杵曰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
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
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曰可也諸
將不許遂殺杵曰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
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居匿山中居十五
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
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
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

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
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
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
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
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
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
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
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
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
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

徐廣曰推次晉復與趙武田邑是景公之十七年也而乃

是春秋成公八年經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左及趙武冠為成

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官之難皆能死我

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為成人復故

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曰趙武啼泣頓首固請

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

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

為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

世世勿絕新序曰程嬰公孫杵曰可謂信友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正義曰今河東趙氏祠先人猶別舒一座祭二

士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卻欒書具

及乃遂弑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徐廣曰年表云襄公孫也索隱曰晉

系家云襄公少子名周是為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彊趙武續趙宗二

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為正卿十三年

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韓宣

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謚為文子文子生景叔索隱曰系本云

景叔名成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徐廣曰平公之十九年晏嬰與

晉叔向語嬰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

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趙景叔卒生

趙鞅是為簡子趙簡子在位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合

諸侯戍于周其明年入周敬王于周辟弟子朝之故也

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

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為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

後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

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

韋昭曰安于簡子家臣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

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索隱曰子秦人夫公孫支子桑曰

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

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

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索隱曰藏一作藉藉錄也謂當時即記錄書之於藉

也秦識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穀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

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

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

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

中熊能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能死帝甚喜賜

我一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

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正義曰謂晉定

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為七世靜公二年為二晉所滅據此及年表簡子之疾在定公十一年羆姓將大敗

周人於范魁之西正義曰羆趙姓也周人謂衛也晉亡之後趙成侯二年衛取都鄆七十三是也賈逵云川阜曰

也而亦不能有也索隱曰范魁地名不知所在蓋趙地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

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索隱曰即姓羆吳廣之女姚姓孟字也七代孫

武靈王也董安于受言而書其藏之以扁鵲言居簡子簡子賜

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

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

召之曰謔吾有所見子晰也索隱曰簡子見當道者乃寤曰謔是故吾前夢所見者知其名曰子

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

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為當道

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

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

與羆皆其祖也正義曰范氏中行氏之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

副何也正義曰副謂皆子姓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

皆子姓也正義曰謂代及智氏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

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

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

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正義曰謂今時服也廢除裘裳也

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

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見

簡子司馬彪曰姑布姓子卿字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

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

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

矣簡子曰此其毋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

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

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

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

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正義曰地道記云恒山在上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吸

魯而以毋卹為太子後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

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士五百家

吾將置之晉陽服虔曰往年趙鞅圍衛衛人恐懼故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又欲更徙於晉陽午許諾

歸而其父兄不聽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

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杜預曰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

也宗親遂殺午趙稷涉質以邯鄲反服虔曰稷午子晉君使籍秦圍

邯鄲左傳曰籍秦此時為上軍司馬○索隱曰荀寅范吉射與

午善左傳曰午荀寅之甥荀寅范吉射之姻○索隱曰系本云晉大夫逝遨生栢伯林父林父生宣伯庚庚生獻伯偃偃生穆伯吳

祖逝敖故智氏亦稱荀范氏晉大夫隰叔之子士蔦之後蔦生成伯缺

不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叔燮燮生宣叔句句生獻子鞅鞅生吉射也

知之十月范中行氏正義曰按會食邑於范因為范氏又中行寅本姓荀荀偃將中軍為中行因號中行氏

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以梁嬰父代之賈逵曰梁嬰父晉大夫也逐吉

射以范臯繹代之服虔曰范氏之側室子荀躒言於晉侯曰服虔曰荀躒智文子

君命大臣○索隱曰系本云逝遨生莊子首首生武子瑩瑩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櫟櫟生宣子申申生智伯瑤

萬曆二十四年刊

始亂者死今三臣始亂賈逵曰范中行趙也而獨逐鞅用刑不均請皆

逐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索隱曰范中行趙也

曰不佞韓簡子多魏簡子系本名取也不克范中行氏及伐公公擊之范中行

敗走丁未二子奔朝歌索隱曰范吉射荀寅也韓魏以趙氏為請服虔曰以

其罪輕於荀范也○正義曰按趙鞅被范中行伐乃奔晉陽以其罪輕故韓魏為請晉君而得入絳十二月辛未趙

鞅入絳盟于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

雖信為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亂者

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

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伯然後

趙氏寧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

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

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臯簡子曰大夫

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

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韓詩外傳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

寡人何事對曰願為鄂鄂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巨有記月有成歲有效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

而懷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于朝歌中

行文子奔邯鄲索隱曰荀寅也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

衛太子蒯聵于衛衛不內居戚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戚城在相州澶水縣東三十里杜預

云戚衛邑在頓丘縣西有戚城是也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

奔栢人簡子又圍栢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索隱曰吉射也

趙竟有邯鄲栢人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專
 晉權奉邑侔於諸侯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
 爭長於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三十七年
 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勾踐滅吳晉
 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圍
 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羣臣請死之母卹曰君
 所以置毋卹為能忍詢然亦愠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
 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知伯晉出公十七年
 簡子卒張華曰趙簡子家在臨水界太子毋卹代立是為襄子趙襄子
 元年越圍吳正義曰年表及趙世家云左傳越滅吳在簡子三十
 五年已在襄子元年前十五年矣何得更有越圍吳

之事從此以下至問吳王是三十年事文脫誤在此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正義曰左

哀公二十年傳云簡子死襄子嗣立以越圍吳故隆父之祭饌而使楚隆慰問王為哀公十二年簡子在黃池之役與吳王質言曰好惡同之故減祭饌及問吳王也而趙世家及六國年表云此年晉定公卒簡子除三年之喪服葬而已按簡子死及死吳年月皆誤與左傳文不同

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徐廣曰

曰山在廣武○正義曰拓地志云夏屋山一名賈屋山今名賈毋山在代州鴈門縣東北二十五里夏屋與句注山相接蓋北方之險亦天下之阻路所以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料正義曰音斗合作料其形分別内外也方有柄取斟水器說文云

鉤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徐廣曰一作維以料擊殺

代王及從官遂與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夫摩笄

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正義曰笄今晉地括地志云摩笄山

一名磨笄山亦名為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魏土地記云代郡東南二十五里有馬頭山趙襄子既殺代王使人迎其姊代王夫人

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磨笄自殺而死使者亦自殺也

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

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襄子

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

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

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為晉懿公

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

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

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

曰為我以是遺趙母郵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

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郵余霍泰山

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

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仇王亦黑龍

面而烏鬣鬣髭頰大膺大胷脩下而馮左衽界乘

奄有河宗

于休溷諸貉

北滅黑姑

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

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

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武同私於韓魏

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磨笄自殺而死使者亦自殺也

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襄子

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

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

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為晉懿公

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

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

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

曰為我以是遺趙母郵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

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郵余霍泰山

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

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仇王亦黑龍

面而烏鬣鬣髭頰大膺大胷脩下而馮左衽界乘

奄有河宗

于休溷諸貉

北滅黑姑

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

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

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武同私於韓魏

萬曆二十四年刊

國策作張孟談談者史遷之父名遷例改為同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

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日晉

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唯共不

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疆於

韓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正義曰括地志云崆峒山在蕭

神祀今名原過祠其在霍山側也其後娶空同氏正義曰括地志云崆峒山在蕭

地又原州平高縣西百里亦有崆峒山即黃帝問廣成子道處俱是西戎地未知孰是

生五子襄子為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

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為太子索隱曰代成君名周伯魯之子系本云代成君

子起即襄子之子不云伯魯非也襄子立三十二年卒浣立是為獻侯獻侯

少卽位治中牟

地理志曰河南中牟縣趙獻侯自耿徙此

魏之邦土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按中牟非衛通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牟當漯水之北

正義曰按五鹿在魏州元城縣東十二里鄴即相州蕩陽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

襄子弟相子逐獻侯自立於代索隱曰系本云襄子

子相子與一年卒國人曰相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

而復迎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曰西周相公之子相公者孝王弟而定王

子索隱曰中山古鮮虞國姬姓也十三年城平邑地理志曰代郡有平邑縣十五年獻侯

卒子烈侯籍立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

之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為諸侯追尊獻子為獻侯烈侯

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

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

音七羊反槍與石二人名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二月烈侯

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

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徐廣曰番音盤常山有番吾縣。正義曰括地志云

番吾故城在相州房山縣東二十里番蒲古今音異耳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

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

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

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

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道然正義曰道音由古字與攸同言牛畜以仁義約以王道故

立歌者田攸攸氣行貌寬緩也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

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克君說烈侯

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

尉徐越為內史正義曰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賜相國衣二

襲車復具為一襲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索隱曰譙周云系本及說趙語者並無其事蓋別有所據

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烈侯太子章是為敬侯是歲魏

文侯卒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

邯鄲二年敗齊于靈丘地理志曰代郡有靈丘縣三年救魏于廩丘大敗

齊人四年魏敗我兔臺築剛平正義曰兔臺剛平並在河北以侵衛五年

齊魏為衛攻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

正義曰今趙州平棘縣古棘蒲邑也八年拔魏黃城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

高曆二十四年刊

魏州冠氏縣南因黃溝為名接陳留外黃城非隨所別也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

與中山戰于房子正義曰趙州房子縣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

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徐廣曰中山唐縣有中人亭十二年敬侯卒子成

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為亂二年六月

雨雪三年大戊午為相徐廣曰戊一作成伐衛取鄉邑七十三魏敗

我蘭正義曰地理志云屬西河郡也四年與秦戰高安正義曰蓋在河東敗之五年

伐齊于鄆正義曰濮州鄆城縣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我

長子地理志曰上黨有長子縣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涿澤正義曰涿音濁徐廣

云長杜有濁澤非也括地志云濁水源出蒲州解縣東北平地爾時魏都安邑韓趙伐魏豈河南至長杜也解縣濁水近於魏都當是也

魏惠王七年侵齊至長城正義曰齊長城西頭在齊州平陰縣泰山記云泰山西北有長城緣河

泰山千餘里鄆邪入海括地志云所侵處在密州南三十里也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為

兩徐廣曰顯王二年周紀無此○正義曰括地志云史記周顯王二年西周惠公封少子班於鞏為東周其子武公為秦所滅郭緣生述

征記云鞏縣本周鞏伯邑九年與齊戰阿下徐廣曰戰一作會也○正義曰阿東阿也今濟州東阿縣也十

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趙趙救之石阿正義曰蓋在石隰等州界也

十二年秦攻魏少梁正義曰少梁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古少梁國也趙救之十

三年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座魏敗我

澮取皮牢徐廣曰魏年表曰取趙皮牢○正義曰括地志云澮水縣在絳州翼城縣東南二十五里按皮牢當在澮之側成

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

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徐廣曰在平陽正義曰端氏澤州縣也

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徐廣曰在馬丘年表曰十八年趙孟如齊十九年

禹曆二十四年刊

與齊宋會平陸正義曰兗州縣也平陸城即古厥國也與燕會阿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葛城一名

依城又名西阿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北五十里以徐兗二水並過其西又徂經其北曲曰阿以齊有東阿故曰西阿城地理志云瀛州屬河間

趙分也按燕趙即此也二十年魏獻榮椽因以為檀臺徐廣曰襄國縣有檀臺○索隱曰劉

氏云榮椽蓋地名其中有高處可以為臺非也按榮椽是良材可為椽登飾有光榮所以魏獻之故趙因用之以為檀臺○正義曰鄭玄云榮

屋翼也說文云椽椽也屋相之雨頭起者為榮也括地志云檀臺在洛州臨洛縣北二里二十一年魏圍我邯

鄆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鄆齊亦敗魏於桂陵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桂城在曹州乘縣東北二十一里故老云此即桂陵也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鄆與魏

盟漳水上秦攻我蘭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緹與太

子肅侯爭立索隱曰系本云肅侯名語緹敗亡奔韓肅侯元年奪晉君

端氏徙處屯留正義曰括地志云屯留故城在潞州長子縣東北三十里本漢屯留縣城也二年與

魏惠王遇於陰晉正義曰地理志云華陰縣魏之陰晉秦惠文王更名寧秦高帝更名華陰今屬華州三年

公子范襲邯鄆不勝而死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

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正義曰蓋在河北也十一年秦孝公使商

君伐魏虜其將公子邛趙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

死十五年起壽陵徐廣云在常州魏惠王卒十六年肅侯游大陵

徐廣曰太原有大陵縣亦曰陸○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漢大陵縣城出於鹿門正義曰并州孟

縣西有白鹿泓魏出自鹿山南海蓋鹿門在此山水之側也大戊午扣馬呂忱曰扣牽馬曰耕事方

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十七年圍魏黃不克

地理志曰山陽有黃縣○正義曰黃城在魏州前拔之却為魏今趙圍之矣築長城正義曰劉伯莊云蓋

趙長城從蔚州北西至嵐州北盡趙界又疑此長城在潭水之北趙南界

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

萬曆二十四年刊

水灌之兵去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

疵河西取我蘭離石二十二年韓舉徐廣曰韓將與齊魏戰

死于桑丘地理志云泰山有桑丘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桑丘城在易州遂城縣界或云在泰山非也此時齊伐燕桑丘三晉皆來救之不得在泰山

有桑丘縣此說甚誤也二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

師各萬人來會葬于武靈王立索隱曰名雍武靈王元年陽文

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

宮正義曰在洛州臨洛縣也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

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

八十月致其禮二年城鄣四年與韓會于區鼠正義曰蓋在河北

五年娶韓女為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

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今國人謂已曰君九年

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正義曰括

地志云觀澤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里也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徐廣曰年表云秦取中都

西陽安邑十一年秦敗我將軍英太原有中都縣西河有中陽縣齊破燕燕相子之為君君反

為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徐廣曰紀年亦云爾使

樂池送之燕世家子之死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無趙送公子職為燕王之事當是趙聞燕亂遙立職為燕王雖使

樂池送之竟不能就○索隱曰燕系家無其事蓋是疎也今此云使樂池送之必是憑舊史為說且紀年之書其說又同則裴駟之解得其旨

十三年秦拔我蘭虜將軍趙莊正義曰本一作莊音正婢反楚魏王來

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

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煢煢兮顏若若

之榮

蔡母遂曰陵若之草其華紫。正義曰若音條毛詩疏云若饒也幽州謂之翹饒似瑩豆而細葉似疾梨而青其華細綠色

可生食味如小豆藿也

命乎命乎曾無我羸

蔡母遂曰言有命祿生遇其時人莫知已貴盛盈端也。正義

曰按命名也羸姓羸也言世衆名其美好曾無我好羸也重言名呼者以談說衆也

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

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羸

方言曰娃美也吳有

館娃之宮孟姚也

徐廣曰古史考云內其女曰娃。索隱曰孟姚吳廣女舜之後故上文云余思虞舜之勲故命其胄女孟姚以

配而七代之孫是也然後封虞在河東太陽山西有上虞城是亦曰吳城虞吳音相近故舜後亦姓吳非獨太伯虞仲之裔

孟姚

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

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曰本戰國時

趙邑戰國策云本有宮室而居趙武靈王改為九門

為野臺

徐廣曰野一作望。正義曰括地志云野臺一名義臺在定州樂縣

西南六十二里

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

赤鼎絕臚而死

徐廣曰一作絕。臚音亡丁反

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

稷於燕送歸立為秦王是為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

信官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

於房子

正義曰趙州縣也

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

正義曰黃華蓋西河側之山名也

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

藩之地屬阻障滄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

正義曰即日即

林胡也

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

正義曰地理志云趙

分晉北有信都中山又得郡之高陽鄆州鄉東有清河之間又得渤海郡東平舒等七縣在河以北故言北有燕

東有胡

曰趙東有瀛州之東北營州之境即東胡烏丸之地服虔云東胡烏丸之先後為鮮卑也

西有林胡樓煩秦韓

之邊

正義曰林胡樓煩即嵐勝之北也嵐勝以南石州離石蘭等七國時趙邑邊也秦隔河也晉洛路澤等州皆七國時韓地為並

趙西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而何夫有高世之名必

萬曆二十四年刊

道世家

八

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

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為人臣者寵有孝

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正義曰寵貴寵也通達理也凡為人臣有

孝弟長幼順明之節制者得貴寵也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

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正義曰卒子律反盡也言

盡世間不見補民益主之功業者為達理也用力少而功多可

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勲正義曰厚重也往古謂趙簡子襄子也夫有

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正義曰負留也言古周公孔子留衣冠禮義之俗今變為胡服是負留風俗之謫

累也有獨智之慮者任驚民之怨正義曰言世有獨計智之思慮者必任隱逸敖慢之

民怨也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

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

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

謀於眾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

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

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

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

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

胡服矣使王縹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

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

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

徐廣曰兄弟一作元夷元始也夷平也

今寡人作

九

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正義曰鄭玄云止至也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縲謁之叔索隱曰絕句請服焉公享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趣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

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佛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索隱曰錯臂亦文身

謂以丹青錯畫其臂孔衍作右臂左衽謂右袒其臂也 甌越之民也索隱曰劉氏云今珠崖儋耳謂之甌人是甌

越○正義曰按屬南越故言甌越也輿地志云交趾周時為駱越秦時曰西甌文身斷髮避龍則西甌駱又在番吾之西南越及甌駱皆于姓也世本云越芊姓也與楚同祖是也 黑齒雕題劉逵曰以草染齒用白作黑鄭玄曰雕文謂刻其肌以青丹涅之 却冠

林紉

徐廣曰戰國策作林縵紉亦縵紉之別名也縵者綦縵也古字多假借故作林紉耳此蓋言其女功緘縵之屬拙也又一本作

緘冠黎

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

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

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

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

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

已而不非者公焉而眾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

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

徐廣曰安平經縣西

有漳水津名薄洛津

與齊中山同之

正義曰爾時齊與中山相親中山趙共薄洛水故言與齊中山同之須有舟楫

之備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

徐廣曰一云自常山以下代上黨以東

東

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

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

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

索隱曰林胡樓煩東胡是三胡也

且昔

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

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

累吾民引水圍鄙微社稷之神靈則鄙幾於不守也先

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

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

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鄙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

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

臣之臯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

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

服令也趙文趙造周徐廣曰戰國策作紹紹音紹趙俊皆諫止王毋胡

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

何禮之循虛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

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

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

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

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

無奇行也索隱曰按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服非其志皆淫僻也而有孔門頌冉之屬豈是無奇行哉俗辟者

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索隱曰言方俗僻處山谷而人皆易不通大化則是吳越無秀士何得有延州來及大夫種之屬哉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

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

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

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

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

略中山地至寧葭索隱曰一作蔓葭縣名在中山也西略胡地至榆中正義曰勝

州北河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

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王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

中山趙袒為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并將

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陜

徐廣曰一作陸又作陜或宜言趙與

之陜陜者山絕之名常山有井陘中山有苦陜上黨有閼與○正義曰與音與陜音荆陜陜山也在并州陜縣東南十八里然趙希并將代趙

之兵與諸軍向井陘之側共出定州上曲陽縣合軍攻取丹丘華陽鳴上之關合軍曲陽

徐廣曰上曲陽在常山下曲陽在攻取丹丘

正義曰括地志云上曲陽故城在定州曲陽縣西五里按合軍曲陽即上曲陽也以在常山郡也

刑州丹丘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北岳有五別名一曰蘭臺府二曰列女宮三曰華陽臺四曰紫臺五曰太一宮按北岳恒山

在定州恒陽縣北百四十里鳴之塞正義曰上昌之反下先代反徐廣曰鳴一作

里本晉鴻上關城也又有鴻上水源出唐縣北葛洪山接北岳恒山與鴻上塞皆在定州然一本作鳴誤也王軍取鄆石

邑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曰括地志云石邑故城在恒州鹿泉縣南三十五里六國時舊邑封龍

正義曰括地志云封龍山一名飛龍山在恒州鹿泉縣南四十五里邑因山為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

二十二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索隱曰謂武靈王之后前太子章之母惠文王

之嫡母也惠后卒後吳娃始當正室至孝成二年稱惠文后卒是也而下文又云吳娃死後娃子何寵衰故太子欲兩王之是誤也使周

昭胡服傅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

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傅國

立王子何以為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為臣肥

義為相國并傅王是為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

武靈王自號為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

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

詐自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

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

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

之爲人也惠文王

徐廣曰元年以公子勝爲相封平原

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

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

於膚施

徐廣曰在上郡

起靈壽

徐廣曰在常山

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

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

屬代部

章素

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父謂

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

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

出身微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

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

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

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

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

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

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

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

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

正義曰肥義報李充云必盡傳何爲王不可懼

章及田不禮而生異心使死者復更變生并見

在生者並見傳王無變令我不愧之若荀息也吾言已在前矣吾

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

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

者也終不敢失李充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

涕泣而出李父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與日肥

義謂信期曰索隱曰卽下文高信也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

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

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

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

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饑而忘食盜賊出

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

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

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

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儻然也反北面爲臣詘

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

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正義曰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也公子章卽以

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

高信卽與王戰公子成與李父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

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

成爲相號安平君李父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

主父開之索隱曰開謂開門而納之俗本亦作聞者非也譙周及孔衍皆作閉之閉謂藏也○正義曰謂不責其反叛之罪容

其入宮成父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父謀曰以

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官中人

後出者夷官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

穀而食之

蔡母遂曰穀爵子也○索隱曰生受哺者謂之穀

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

應劭

曰武靈王葬代郡靈丘縣

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父專

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為王

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

至父子俱死為天下笑豈不痛乎主父死惠文王立立

五年與燕鄭易

徐廣曰皆屬涿郡鄭音莫

八年城南行唐

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曰行寒

更反括地志云行唐縣屬冀州為南行唐築城

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

下及十年秦自置為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

河陽於魏秦取梗陽

杜預曰太原晉陽縣南梗陽城也○索隱曰地理志云太原榆次有梗陽鄉與杜預所據

小別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梗陽故城在并州清源縣南百二十步分晉陽縣置本漢榆次縣地春秋晉大夫祁氏邑也

十一年

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徐為將攻齊公主死

索隱曰蓋吳娃女惠文王之姝

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

索隱曰年表及韓魏

等系家五國攻齊在明年然此下文十五年重擊齊是此文為得益此年同伐齊耳○正義曰蔚丘縣也

與秦會中陽

正義曰括地志中陽故縣在汾州偃城縣南漢中陽縣也

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

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菑十六年秦復與

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為齊遺趙王書曰臣聞古之

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

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

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

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疆
 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
 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餒天
 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
 質以為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
 與國而實伐空韓索隱曰與國趙也秦趙今為與國秦徵兵於韓共趙伐齊以威聲和趙是以德與國也臣
 以秦計為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
 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
 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
 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正義曰河南之地兩

州之魏亡晉國

正義曰河北之地安邑河內

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

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歛三百里

正義曰沙丘邢州也鉅鹿冀州也齊北界貝州也歛

滅也言破齊滅韓之後燕之南界秦之東界相去減三百里趙國在中間也

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

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二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

正義曰鄜延等州也

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

正義曰秦上黨郡今澤潞儀沁等四州之地兼相州之半韓總有之至七國時趙得儀沁二州之地韓猶有潞州及澤州之半半屬趙魏沁州在羊腸坂之西儀并代三州在勾注山之南秦以三郡攻趙之澤潞則勾注之南趙無地然秦始皇置上黨郡此言之者太史公却引前書也他皆倣此
羊腸之西正義曰太行山坂道名南屬懷州北屬澤州
勾注之南正義曰勾注山在代州西北也

非王有已踰勾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

馬胡大不東下

正義曰言秦踰勾注山斬常山而守之西北代馬胡大不東入趙沙州崑山之玉亦不出至趙矣

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

所以伐者以事王也正義曰以趙王為事也而秦必伐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

也正義曰上音燭下胡郎反言秦欲令齊稱帝與約五國共滅趙三分趙地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

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正義曰謂秦齊韓魏燕三分趙之地也齊倍五國之約

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正義曰言秦齊相約欲更重稱帝故

言廢帝也反高平根采於魏徐廣曰紀年云魏襄王四年改河陽曰河

○正義曰返還也括地志云高平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四十里紀年云魏哀王改向曰高平也根采未詳兩邑魏地也反空分

徐廣曰一作王先俞於趙徐廣曰爾雅曰西俞鴈門是也○正義曰空音邢分字誤當作山字括地志云勾注

山一名西陞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四十里俞音成郭注云西陞即鴈門山也按西先聲相近蓋陞山西隴二山之地並在代州鴈門縣皆

也齊之事王宜為上佞索隱曰佞猶行也而今乃抵臯正義曰謂共秦伐齊也臣

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

母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

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

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王

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昔陽故城一名陽城在并州樂平縣東春秋釋地

名云昔陽服國所都也樂平城冶縣東昔陽城服姓白狄別種也樂平縣城漢冶縣城也取之十七年樂毅將

趙師攻魏伯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伯陽故城一名邯鄲會城在相州鄴縣西五十五里七國時魏邑漢邯鄲會城而

秦怨趙不與已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

城正義曰地理志云右北平有石城縣括地志云石城在相州林慮縣西南九十里疑相州石城是王再之衛東

萬曆二十四年刊

趙世家十三

二十七

二

陽決河水

正義曰括地志云東陽故城在貝州歷亭縣界接東陽先屬衛今屬趙河歷貝州南東北流過河南岸即魏地也

言王再之衛東

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冉來相趙十九年

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

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

徐廣曰年表云與秦會澠池

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

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平亭今名渭城在羸州文安縣北七十二里按二十七年又徙

漳水武平南

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為太子二十三年樓昌

將攻魏幾

正義曰音衍傳云伐齊幾拔之又戰國策云秦敗關與及攻魏幾拔幾邑或屬齊或屬魏當在相潞之間也

能取十二月廉頗將攻幾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

房子

徐廣曰屬常山

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

周將攻昌

徐廣曰屬齊郡○索隱曰燕周趙人為趙將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昌城在淄州淄川縣東北四十里也

城高

唐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華陽城在鄭州

管城縣南四十里司馬彪云華陽亭在今洛州密縣是時魏韓趙聚兵於華陽西攻秦

得一將軍二十六年

取東胡

正義曰今營州也

歐代地

索隱曰蓋東胡叛故驅畧代地人眾以叛故取之也

二十七年

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為平陽君

戰國策曰趙豹平陽君惠文王母弟

河水

出大潦二十八年簡相如伐齊至平邑

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邑故城在魏州昌樂

縣東北四十里也

罷城北九門大城

正義曰恒州九門縣城

燕將成安君公孫

操弑其王

徐廣曰年表云是燕武成王元年○索隱曰樂資云其王即惠王

二十九年秦韓相

攻而圍闕與

正義曰上於連反下音預括地志云闕與聚落今各烏蘇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又儀州順和縣

城亦云韓闕與邑二所未詳又有闕與山在洛州武安縣西五十里蓋是也

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

秦軍闕與下賜號為馬服君

正義曰因馬服山為號也虞喜志林云馬兵之首也號曰馬服者言

能服馬也括地志云馬服山邯鄲縣西北十里也

三十二年惠文王卒太子立是為

孝成王孝成王元年徐廣曰平原君相也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

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

正義曰長安君者為質丘乃出索隱曰孔衍云長安君惠文后之少子也趙亦有長安今其地闕太

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

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怒而

胥之入胥猶須也穀梁傳曰胥其出也徐趣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

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

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索隱曰東哲云趙惠文王子何者吳廣之

男姓羸之子也如系家計之則武靈王十六年夢吳姓而納之至二十七年王薨及惠文王三十二年卒孝成王元年遣長安君質於齊若

年二十八入王宮至此在六十左側亦可稱老矣而東廣微言太后纔二十有奇者誤也

曰食得毋衰乎曰恃

粥耳曰老臣閒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

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

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

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

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

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

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君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

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為之

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其遠也亦哀

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
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
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
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
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
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
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令
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
媼為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為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
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

兵乃出子義聞之

索隱曰子義趙之賢人

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

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

於乎齊安平君

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海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鄒邑也

田單將趙

師而攻燕中陽

正義曰燕無中陽括地志云中山故城一名中入亭在定州唐縣東北四十一里爾時屬燕國也

拔之又攻韓注人

正義曰邑名也括地志云注城在安州梁縣西十五里蓋是其地也

拔之二年

惠文后卒田單為相四年王夢衣偏袷之衣

正義曰杜預云偏左右異色袷

在中左右異故曰偏按袷衣背縫也

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

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袷之衣者殘也乘飛

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

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

上黨人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
 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聽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
 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
 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
 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之
 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
 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
 之於彊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
 水通糧正義曰秦從渭水漕糧東入河洛軍擊韓上黨也蠶食上乘倍戰者正義曰乘承證反
 食桑葉漸進必盡也司馬法云百畝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
 通十為城城出車一乘七十二人也上乘天下第一也倍戰力

也韓國四戰之地軍士慣習倍於餘國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為難必勿
 受也正義曰上國秦地也言韓上黨之地以列為秦國之地其政已行趙不可與秦作難必莫受馮亭十七邑也王曰
 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
 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正義曰馮亭將十七邑入趙若幣帛之見遺此大利也趙豹
 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
 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
 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勝敝國
 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正義曰爾時未合言太守至漢景帝始加太守此言
 大衍字也王曰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
 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

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

漢書馮奉世傳曰趙封馮亭為華陵君與趙將括距秦戰死於長平宗族由是分散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師將官師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無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馮唐即代相之子也上黨記云馮亭家在壺關城西五里廉頗將軍

軍長平正義曰括地志云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一里即白起敗括於長平處七年廉頗免

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

阬之王悔不聽趙豹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王還不聽

秦秦圍邯鄲徐廣曰武垣縣本屬涿郡在九年武垣令徐廣曰河間有武垣縣本屬涿郡在九年

瀛州城是也傅豹王容蘇射率燕眾反燕地正義曰武垣此時屬趙與燕接境故云率燕眾

反燕地也趙以靈丘正義曰括地志云靈丘蔚州理也封楚相春申君八年平原

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正義曰魏公子無忌救邯鄲圍在九年其文錯誤耳秦圍邯鄲乃解十年燕

攻昌壯徐廣曰一作社○正義曰壯字誤當作城括地志云曰城故城在冀州信都縣西北五里此時屬趙故攻之也五月

拔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徐廣曰年表云新中軍也○索隱曰信梁

秦將也○正義曰信梁蓋王齧號也秦本紀云昭襄王五十年王齧從唐拔軍新中寧新中更名安陽今相川理縣也年表云韓魏楚救趙新

中軍秦兵太子死徐廣曰是年周赧王卒或者太子云而秦攻西

周拔之徒父祺出索隱曰徒父趙大夫名祺十一年城元氏地理志常山縣有元氏縣縣

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死徐廣曰故秦將降趙也收其地十二年邯鄲

燒徐廣曰廢廡之名音膾也索隱曰廢積薪之處為火所燒也十四年平原君趙勝死索隱曰年表在

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為信平君索隱曰尉文蓋地名或曰尉官

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為信平君索隱曰尉文蓋地名或曰尉官

文名謂以尉文所食之地以封廉頗也古文質畧文
省耳。正義曰尉文蓋蔚州地也信平廉頗號也 燕王令丞相

栗腹約驩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歸報燕王曰趙氏壯

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而問

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

衆伐寡二而伐二可乎對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

二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羣臣皆以為可燕卒起二

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部卿秦將而攻代 索隱曰二人皆燕將姓名

廉頗為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閒 正義曰三人皆燕將姓也 十六年

廉頗圍燕以樂乘為武襄君 正義曰襄舉也上也言樂乘功最高也 十七年假

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 徐廣曰代郡有延陵縣 率

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秦拔我榆次 徐廣曰在太原 三十七

城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兌汾門臨樂與燕 正義曰邢子勵趙記

云龍山有四麓各有一穴大如車輪春風出東秋風出西夏風出南冬風出北按蓋謂龍兌也汾門括地志云易州永樂縣有徐水出廣昌嶺流至北平縣東南歷石門中俗謂之龍門蓋汾字誤也臨樂臨鄉故城在幽州同安六十七里 燕以葛武陽平舒

與趙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葛城又名西河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北五十里平舒故城在蔚州靈丘縣北九十三里 二十

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

將攻繁陽取之 徐廣曰在頓丘。正義曰括地志云繁陽故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應劭云繁水之北故

曰繁陽也 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子

偃立是為悼襄王元年大備 徐廣曰一作脩。正義曰行大備之禮也 魏欲通平

邑中牟之道不成 正義曰平邑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相州汾陰縣西五十八里有中牟山按中牟山之側

萬曆二十四年刊 道世卷之三 三十四

時二邑皆屬魏欲渡黃河作道相通遂不成也

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徐廣曰武遂屬

安平。正義曰括地志云易州遂城戰國時武遂城也方城故在幽州固安縣南十七里時二邑屬燕趙使李牧拔之也

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鈞正義曰人姓名也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

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如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

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

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正義曰輿地志云平都縣

在新興郡與陽周縣相近

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

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徐廣曰年表云太子從質秦歸城韓

軍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刺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

之銳師攻秦徐廣曰新豐不拔移攻齊取饒安正義曰饒安滄州縣也七

國時屬齊戰國時屬趙

五年傅抵正義曰上音付下音即趙將姓名將居平邑慶舍將東

陽正義曰屬貝州在河北岸也河外師守河梁正義曰河外河南岸魏州地也河梁橋也六年封

長安君以饒正義曰即饒陽也瀛州饒陽縣東二十里饒陽故城漢縣也明長安縣是號也魏與趙鄴

九年趙攻燕取狸陽城正義曰按燕無狸陽疑狸字誤當作漁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燕漁

檀州在北趙攻燕取漁陽城也

兵未罷秦攻鄴拔之徐廣曰今饒陽在河間又

與鄴九城

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幽繆王遷元年徐廣曰又

云潘王世本云孝成王丹生悼襄王偃偃生今王遷年表及史考趙遷皆無謚。索隱曰徐廣云王遷無謚今唯此獨稱幽繆王者蓋秦滅趙之後人臣竊追謚之太史公或別有所見而記也

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徐廣曰年表云秦敗我平

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

二年秦攻赤麗宜安正義曰括地志云宜安故城在恒州豪

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

正義曰括地志云肥下故

城在恒州豪城縣西七里春秋時肥子國白狄別種也封牧為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

李牧與之戰却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北至平

陰正義曰樂徐在晉州平陰在汾也臺屋墻垣大半壞地圻東西百三十步

正義曰其圻溝見在亦在晉汾二州界也六年大饑民譎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

為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

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

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正義曰淮南子云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則為作

山水之謳聞之者莫不隕涕括地志云趙王遷墓在房州房陵縣西九里也八年十月邯鄲為秦

大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徐廣曰列女傳曰邯鄲之

倡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

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之

亡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

為郡

索隱述贊曰

趙氏之世 與秦同祖 周穆平徐

乃封造父 帶始事晉 夙初有土

岸賈矯誅 韓厥立武 寶符臨代

卒居伯魯 簡夢翟犬 靈歌處女

胡服雖彊 建立非所 頗牧不用

王遷囚虜

王數囚獄

用刑如讎戰之五 戮立其刑 敵地不用

卒臥即營 簡要醫天 靈如國女三十

崇賈齋精 六三 韓烈立五 賈齋與

不代捷戰父生三 帶故事音 夙成自士

與秦同脈 同歸平命

秦書大贊曰

餘淵

夫夫共之真為王王升六太秦戰兵如真於敵以

趙世家第十三 史記四十三

